



静観集
数

序 跋 祭文 公移

附録

~16
2428
6



16
2428
19-6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十四

序

追寄關西李按使子修 正英序

不佞嘗抱玄晏之病不堪仕於朝者久矣去年夏出
寓東湖之書堂謝客養病以效漳濱故事時李令公
子修氏以直諫被譴家居纔承 恩叙旋有關西方
面之命瀕行以書問不佞於湖堂仍授以華笈曰予
將行矣子可無一言之贖耶不佞於此仍竊自念不
佞之於子修氏世世通家有兄弟之誼况不佞幸賴
家庭餘蔭早竊科第遭遇清時得與子修氏周旋出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十四

入於金馬石渠之間者殆將十餘年矣子修氏常以
少弟視不佞不佞亦常以老兄呼子修氏則其世好
之篤友義之密實非悠悠面交之比今於以言之臚
義不敢辭而顧方逃虛養靜捐書冊焚筆研有不能
爲後於文字者及其辭 天陛杖玉節出都門而西
也羣公之祖於郊者蓋傾朝馬不佞亦強扶病骸策
蹇驢自東湖由南城逶迤向西門瞻送行塵而猶未
能以文字爲臚子修氏於出關後連有書督逋債甚
惡不佞無以應命只謝其不敏矣今不佞在吳中夏月
之陂無過從應接之勞作一忘機閑關人病雖不減

於昔而子修氏前後丁寧之托有不可終孤者茲敢
忘其蕪拙始欲操筆而爲之語而第古人之以言爲
臚者例多相勉之辭其所以勉之者非一端而亦必
拈其偏而難克處勉之五峯胡先生曰人能攻我實
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道斯其至矣此所謂攻之
者即勉之之意也今子修氏受關西方面之命其關
防鎖鑰之重使价酬酢之煩固非他道之比而形勝
之美麗又不減於西湖之三竺六橋則於此而拈其
偏而難克處勉我子修氏者果在於何耶子修氏於
平日嘗有剛制之戒而時亦有不能恒持其戒者於

是羣公之祖於郊者咸以此爲勉此卽子修氏之偏而難克處而亦胡先生所謂人能攻我實病者也子修氏於此乃能欣然而受其攻相箴虐受之義可謂兩盡其道矣然而受其攻非難果能體行而勇變之爲尤難而不佞則前後之受子修氏逋債之督者屢矣而不佞不能爲後於文字間記昔不佞與子修氏同鎖禁直也俱不能持此戒謹浪於赤墀青瑣樂放縱而惡拘檢者極矣伊時禁中人至有戲爲之標榜而並稱者則今不佞雖因抱病不至於舊時之誕狂而猶未能絕去病源尚未免時時中毒則不佞之

迺以此勉我子修氏者不幾於同浴而譏乎是以不佞方欲自勉其戒而猶恐其不能有恒奚暇勉我子修氏而亦不能保我子修氏之必能持諸公之戒果不如前日之爲而遂能有恒矣近聞子修氏持此戒甚嚴殆不啻變化其氣質者云不佞聞此自不覺蹶然而起推床大喜曰子修氏果能乎此則此可以爲學矣將賀之之不暇復何勉之爲哉不佞不欲遠舉昔賢只以近代先正諸賢而言之今以我子修氏而方之於高峯竒先生則其過高峯也遠矣雖下高峯數層猶可爲學况過高峯遠者耶何以言之此戒之

靜齋集卷之十四
持不持恒不恒而人鬼之關分焉高峯之於退陶老
先生猶黃勉齋蔡九峯之於朱夫子也其於師席警
誨之訓奉若神明未嘗不服膺而力勉焉退陶老先
生嘗以此戒戒高峯者數矣廣引遠譬諄諄不已至
有內程朱外秘阮之語可謂痛切之深矣高峯之於
持此戒其甚易者有三焉而終不能遵老師之所誨
今我子修氏之於持此戒其甚難者亦有三焉而迺
能體諸公之所勉久而有恒其立志之篤若無大過
人者能若是乎何謂高峯之有三易也高峯早以超
詣卓絕之識有存養省察之功玩心高明獨到昭曠

之原剖析精微蠶絲牛毛論性情理氣之發動數千
言多有發前賢所未發者其學之得於心得者有如
此者治心則必以誠敬為主行已則必以程朱爲則
聖賢之書不去乎手仁義之談不絕乎口進爲朝廷
之矜式退爲士林之領袖其内外交修擔當任道之
重者有如此者而又得老先生爲師友幾乎受四勿
之訓聞一貫之旨則高峯之以此三者持此一戒者
可不謂之易耶此所謂有甚易者三也今我子修氏
以名家子少年登高科飛騰雲路志氣橫逸談譁交
遊酣身半生其受病之甚有如此者况今按部西門

露冕觀風豐貂爛金輝映道路繡節瑤軒照耀陸海
以至涇江之花晴川之柳巫峽之烟霞龍灣之雪月
處處樓臺家家管絃騷人墨客往來相織粉白黛綠
羅列滿前其佳麗繁華之勝有如此者而既無嚴師
親切之誨又無平日刻苦工夫則子修氏之以此三
者持此一戒者可不謂之難耶此所謂有甚難者三
也以高峯之有三易而猶不能力踐而勉行者今我
子修氏迺挾三難而居然能之此非有大過人者其
能若是乎苟能以此立志之篤移以爲向裡之學則
何遽不若高峯乎哉伊川程夫子曰不及亂者不獨

不使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亂今我子修氏果能恒持
此戒則舊日血氣今不復亂矣血氣不亂則心亦自
可收斂然則所謂主敬存誠常惺惺整齊嚴肅之云
者顧不在這裏一片田地耶不佞雖嘗有志於此而
稟質庸下病根尚在况上無明師之誨傍無彊輔之
助荏苒半生將未免爲醉生夢死之人每自俯仰怵
惕愧負初心今我子修氏則家庭之內自有函丈之
樂歸而求之有餘師矣焉知今日勇變之若此者亦
不由於平日家庭函丈之誨也耶以此言之則此後
子修氏之所成就有不可量者昔李初平老聞瀛溪

周夫子之語始知爲學學不可以早晚論矣此不佞之所以爲賀而樂爲之說者也然徒賀而不以勉終非古人規箴之意今於賀也亦有所不可不勉者明道程夫子之於獵也自謂已無此好者十二年之後復有暮歸之興始覺此心之潛隱而未發心之難制也如此此可爲賀而勉之之喻未知子修氏以爲如何也今不佞與世相違跼伏窮山作一蠹魚沒齒爲期不惟足迹之絕於城市將欲與書札而並與京洛故人疎矣然於今世有此奇特事遂聞我子修氏之學日進業日盛迺有大彰徹於世者則不佞將破戒

而重以書賀矣子修氏其勉之哉若其巡宣治化之美則自有口碑在非不佞之所以爲賀而勉之者茲姑闕焉臨便信筆走草而爲之序以寄

寄別呂北評希天聖齋序

余嘗以皇極經世書推美元會運世之數則一元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也疊疊相乘三乘而爲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以此分而爲十二限則每限爲二十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之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年也此

青龍集卷之十四
六
迺康節邵先生先天學大數之大略而明道程夫子
所謂加一倍法者也考之曆數稽之天時質之人事
若合符節此非人力所和合皆自然也然則天地一
元之數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而衍一元之數者又
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
十六億而此特以十二限爲言也十二限之後又不
知復有幾十二限則古往今來之無窮者其若此矣
余又嘗以張朱諸先生論天地度數者參合諸家而
推筭則周天之數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一
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以一度之二千九百三十

二里然計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天之圓圍
之數一百七萬九百十三里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
徑之數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此爲二十八
宿周迴直徑之數也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又各
有萬五千里是謂四遊之極謂之四表四表之內並
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平
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
之數也地蓋厚三萬里而有春夏秋冬升降四遊之
語此雖有諸說之不同而張子曰地有升降朱夫子
亦曰天地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春遊過東三萬里

夏遊過南三萬里秋西冬北亦然曆家算數如此以
土圭測之皆合恐有此理云然則張平子所謂八極
之維經二億二萬二千三百里南北短減千里東西
廣增千里者固不足為據此所謂四遊升降者亦非
地之經圍之數而亦可有因此推測以知大章豎亥
所步之內者矣此皆先聖先儒之說而若其六合之
外則存而不論非誕妄無稽如鄒衍碣石之談及佛
氏所謂須彌芥子三千大千恒河沙微塵數婆娑世
界者之類則天之高大地之廣厚其若此矣以一元
之數較十二限之遠則一元之久猶瞬息也以天之

高大較地之廣厚則地於天包之內譬如大盆盛水
以虛器浮其中而今所謂中國者特虛器中之一片
地也宮徃而今來之無窮者既如彼上而天之高大
下而地之廣厚又如此而人廼生滅於其間一元之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十二限之二萬八千二百一十
一兆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之間天之一百七
萬九百十三里之下地之四遊升降東西南北各三
萬里之上氣大化之中而一元之久猶不免為瞬
息則雖八百歲之彭祖尚不足為一瞬况不及百
歲而死者耶地之廣厚於天之高大譬如大盆盛水

虛器浮其中而所謂中國者特虛器中之一片地則雖生於中國極覽遠騁如周穆之宴瑤池張騫之窮河源猶不過爲遊於房闔之內者而禹迹之所及子長之所歷則只爲房闔之內跬步之間也然則今余生乎虛器中一片地之外北戎之裔彈丸之一小城年過子長之遊江淮之歲者倍之足跡猶未遍於彈丸之內而此後爲人世客者又遠不過三四年則其生滅之久不足爲一瞬之一瞬其遊歷之遠不足爲跬步之跬步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蘓長公所謂哀吾生之須臾渺滄海之一粟者亦是自大語豈啻須臾

史與一粟而已哉人壽之久速則無奈理何而遊歷之不能遠遍者此乃人自不爲耳豈不重可歎也歟今者吾友呂希天以天曹郎出爲北道評事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士友皆以左遷惜其去余時退守東岡之陂聞其行而賀之曰希天此行壯哉其規穿敗荷秉銓筆日奔走於虛帷破席之間爭是非於毫釐較低昂於錙銖營營區區於出入通塞之際有若身任大權者果何如也眇余此身寄於一元十二限之間天地四表四遊之內而年已不惑足跡猶未遍於彈丸之域將不免爲虛生虛滅之鬼而今希天則將因

此行遂窮北陸之墟矣余聞北陸之墟有山曰白頭
山之下有水曰混同分流而爲鴨綠以界華夷此猶
黃河之發源於崑崙而入于碣石也是以先儒有以
崑崙白頭黃河鴨綠並稱之者今希天馳傳而北登
鐵嶺浮國島渡萬歲之橋臨元帥之臺彷徨於豐沛
諸陵之下以觀王迹之所興已又大獵於陰山之雪
而上白頭之巔南俯鴨綠北顧冰海則宋夫子所謂
挨着天邊去者亦一希天眼底大澤矣然則希天之
遊壯矣其過太史公者遠矣何遽不若博望侯哉如
余之病伏蝸廬作一蠹魚以終其餘生者固不可同

日道也余故壯而賀之然君子之道不出戶而知天
下踐形惟肖存順沒寧此則只在吾腔子裡苟能乎
此則一元十二限之久四表四遊之遠皆爲方寸中
物事此所謂人之人也遊歷之遠不遠有不足言者
余於此雖不敢謂希賢而希聖亦不敢不妄有勉焉
希天以爲如何余將俟希天之還相對極論也希天
送歲於東岡以求別語余遂書此而寄之以慰其行

奉寄海西金按使字亨序

古人行必有贖贖必以言此蓋自我猶龍氏始而言
而非相勉之意則猶不贖也後之人不知此義其於

贈別之言或以等閑閑言語騁其風雲月露之辭只
道臨筵惜別彼此思戀之情或鋪張山川景物之勝
以眩竒麗此皆外也藝而已非古人贖行以言之意
也金按使道常氏於不佞爲再從表叔而常弟視不
佞而友之今年夏道常氏有海西之命臨行授簡於
不佞曰予將辭 天陛而西矣子可無一言之贖乎
時不佞病滯都中日與長桑氏爲伴久廢筆硯之後
若欲以數句語隨俗塞責以應副人情而已則非不
佞志也是以未即應命矣逮歸山中道常氏自海營
又以書督逋債曰子其終無贖乎於是不佞始乃作

而謝曰不佞於道常氏而不用吾言惡乎用吾言昔
不敢率爾應命者蓋不欲隨俗塞責而已也其何可
終嘿而無言乎今以後始可以用吾言矣不佞竊觀
吾道常氏早承庭訓澡身潔行孝悌行於家而信義
及於友自在韋布又以文藝鳴且善於八法優入吳
興之室及其釋褐登朝高馳著作之庭翱翔乎金馬
石渠之間歷踐臺省盡其言責出尹邊府化洽塞民
入司喉舌稱其內相則吾道常氏之於言行文翰以
至於政事無不準焉今於巡宣一方之任恢恢若牛
刀之割矣况其所謂酒必以先王之終日不醉爲度

色必以先正之禽獸不若為戒則固知吾道常氏不待相勉之言而已自體行之矣然則遂無一言之可以勉吾道常氏者耶不佞自居閑處靜以來妄有意於為己之學竊常以考亭夫子之書及栗谷先生之文伏讀而潛心焉者久矣今請以考亭夫子之治南康及栗谷先生之按海西者為吾道常氏而誦之以寓相勉之意可乎昔我考亭夫子之知南康也得唐處士李渤隱居之所於廬山白鹿洞中建書院奏乞賜勅額及御書石經板本九經註疏等書以鎮之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倘

佯泉石間竟日迺返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為萬世學者定式又為賦以記之其卒章曰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顏巷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乎俛拾云其警學者可謂切矣又別立陶靖節諸公之祠以勵之又因潭之有卧龍之號作菴于五老峯下龍潭之上非有其故迹而祠諸葛武侯畫其像於堂中又以武侯表制中語洪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十六字揭於亭之楣間又每五日一詣學為諸生講說大學終篇則令學官授以論語覆試未通則為數暢其

音疊疊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爲學職不期月而士風翕然丕變夫南康一郡也而考亭夫子必以此爲治化之先務矧今吾道常氏所按察即海西數十州而海之爲州又爲出治宣化之本則其尤不可不以此爲先務也明矣吾東性理之學退陶之後栗谷先生繼起焉即我海東之考亭夫子也考亭夫子之於閩之武夷有九曲洞天栗谷先生之於海之高山有九曲岩泉此豈非東南萬里吾道一氣脉自相貫通而然歟武夷高山諸勝及彼此隱屏精舍學規儀條俱各載於文集今不欲贅而考亭夫子傳伊洛

之統集諸儒之大成栗谷先生承退陶之緒得五賢之正脉以聖賢之資天人之學皆不得展布素志經綸當世此乃斯文萬古之痛而其平生杖屨所及存神過化之所實在於此兩地則文其在茲矣威儀警咳之餘亦足以觀感百代閩之武夷則自宋元以至皇朝其尊崇而褒顯之者殆無遺憾而海之高山則雖有所謂石潭書院者而前後按道之臣守土之宰未聞有致意於此者則有其名而無其實矣何可望其有實效耶唐之李渤特一隱居之士而考亭夫子之於其故基遺墟所以表章而成就之者至此則今

我栗谷先生即是海東之考亭夫子而乃於已建之
書院猶不致意也若此豈不爲儒林之羞愧也哉况
文憲之於海其首先興學之功又非陶靖節之於南
康只標清節之比海之有文憲之祠宇古矣而此亦
只存其名而已且海之山有首陽爲號者其未有夷
齊之跡而有其號又適與南康之卧龍潭同而曾未
聞有遵倣考亭夫子之例建祠於首陽如卧龍之作
菴者今吾道常氏赫然加意於此必以興儒化勸節
義爲先務其於已建之祠宇則廢墜者修舉之未遑
者經營之書籍之缺者請頒而實之簿領之暇時又

親自命駕而臨之至若學規教條則自有栗谷先生
平日手自裁定者載於本集則遵而行之有若考亭
夫子之於白鹿書院以洞規及賦之卒章之旨教督
而敦勉者然其未及創設者亦倣卧龍菴之例建祠
於首陽山中以奉孤竹之二子仍以採薇歌中之語
揭於楣間以彰其窮天地亘萬世不顧之節又每五
日一詣學豐勸講而州之有賢德者禮之爲學職
以獎勵諸生一如考亭夫子之爲則濟濟菁莪之化
庶貪立懦之風亦將不期月而不變於出治宣化之
本而一道數十州舉必有風動之休矣此真所謂事

靜齋集卷之十一
半古之人功必倍之者也苟能如此則吾道常氏治
化之效大矣廣矣四方之士亦莫不與有幸焉此豈
可與施一善法行一善政者同日道哉况我栗谷先
生亦嘗親按是道其更張設施之方略具本集而亦
皆以興儒化勵節義爲先務遺風餘教亦必有至今
昭在人耳目者舉而行之是在吾道常氏矣孟子曰
服堯之服行堯之行是亦堯而已今吾道常氏果能
以考亭夫子及栗谷先生之心行考亭夫子及栗谷
先生之化則是亦考亭夫子而已栗谷先生而已惟
吾道常氏勉之哉勉之哉不佞病不得仕於朝退而

耕於維揚之靈芝洞中者有年矣雖性質庸魯又無
師友之助歲月侵尋將不免爲小人之歸幽居泉石
之勝亦不敢比擬於先賢之遺躅而然其緬想高風
仰止景行之誠則實有倍於人嘗以白鹿洞規與賦
書諸壁上以爲日玩加功之地又以武夷九歌及高
山諸詩朝夕諷誦而每吟到武夷九歌之林間有客
無人識欸乃聲中萬古心客來倚禪岩花落猿鳥不
驚春意閑莫言此處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漁郎
更覓桃源路除是人間別有天高山詩之楊柳和風
日日吹山花開盡小川涓人閑不管身榮辱客罕非

關路險夷石潭春水滿沙頭步屨緩獨卧聽溪聲玲瓏作幽伴等句自不覺心融神會手舞足蹈吾生也後雖未及親承妙旨周旋揖讓於紫陽石潭之下而烟霞一夢長統於仁智堂隱求齋冠巖文山之間矣今天地長夜而閩中一隅猶不為腥羶之區則時漳泉人林寅觀等奉永曆正朔漂到本國故云或者天意不欲喪斯文矣詩不云乎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詩人之意可謂遠矣不佞於此竊不勝榛苓之感迺以先修高山書院以興儒教之化者仰勉吾道常氏以為東南萬里吾道一氣脉自相貫通

不隨時運而俱廢之驗未知吾道常氏以為如何不佞又嘗見簡易崔公為栗谷先生之子景臨作琴箴曰有屏窮然先生之所棲息有灘泠然先生之所托音屏下灘上先生之子理琴我謂其得之音者淺而存之心者深蓋先生有銘我從而箴屏下灘上月涵風止為我一鼓如先生之在侍柴高山九曲有隱屏琴灘故云簡易公之此作亦可謂善言先生矣不知景臨此琴尚能保而不失否亦宜訪問其後嗣藏於院中以對武夷之鉄笛亭故事耳臨便信筆胡草語無倫次而倘吾道常氏不以其文而取其意焉則亦

庶幾古人贖言相勉之義是為序

寄濟州牧使李侯墳序

靜觀子少而有求道之志而病不得走四方尋師問友逮至強仕之年而又不得陳力於朝退而處於靈芝山中日也邵子皇極經世之書以圓圖觀天觀地觀歷世之泰否以方圖觀動物觀植物觀運用之物而其於帝王治亂興亡之數未嘗不三致意焉覽古傷今思周道之盛或登山而詠榛苓之詩或臨水而發朝宗之歎俯仰感慨彷徨躑躅者有年矣歲丁未夏步侯野叟氏受命於耽羅為一道長蓋因剡薦而

亦由 聖簡也李侯於靜觀子有世好兄弟之誼既授簡而求別語臨行又親自見訪焉靜觀子乃喟然而歎曰今天下之為長夜者已數十年而然竊嘗以元會運世之數考治亂興亡之迹者審矣否泰相承理數之常也惟我 太祖高皇帝煌煌萬世之業豈終於此而已耶夫耽羅邈在南海中地近江南之吳越今我李侯或可回此而得聞天上消息耶侯將行矣請不以言語文字而默以意為贖可乎遂展座隅所掛兩儀全圖者手自指點而示侯曰此為江南之某地某地此為海外之某國某國而耽羅介在其間

云仍又略有所奉規之語侯即點頭而應曰吾已領
會子之意矣遂相與分手而別矣侯之行未數旬而
閩中人林寅觀等九十五人奉永曆正朔自東寧向
日本漂到耽羅地守土官等執而上聞于朝時李侯
尚未入島方候風於海上靜觀子聞之痛哭於山中
以詩紀之而曰夫夫也之不遇李侯天也越明年戊
申春李侯在耽羅送書於山中曰吾固已領會子之
意矣然不可不畢其意而文之也於是靜觀子亦不
得以終秘之遂爲之說曰昔漢揚子雲當哀平之世
以三統曆擬孟喜易作太玄法言曰漢興二百一十

載而中天則是知新室不能亡漢尚有後天之數光
武再造又二百餘年也邵子經世之書得於太玄者
多以楚東祝氏之所解者鋪籌推策則兩漢曆年之
數除閏與餘分則合爲四百二十年其以哀平之世
爲中天者可謂妙矣仍以此法考觀歷代治亂興亡
之迹則無不若符契之合焉粵我 朝繼宋而興
創業之時當後天一百二十世胡元之於其間爲交
閏之數而崇禎甲申 天王之禍當後天一百二十
八世而再逢八八之灾者也以大運小運元經會會
經運運經世之例參以掛一既濟圖之卦而觀之則

雖不敢明言顯說以漏天機而運世年直卦與爻之
應亦可有推而知之者矣考亭夫子於慶元己未有
詩曰漢祚中天邦可料明年太歲又涪灘仍自註曰
建隆庚申脚藝祖即距今己未二百四十年矣嘗記
年十歲時先君慨然顧語熹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
十年矣歎息久之銘佩先訓於今甲子又復一周而
衰病零落終無以小塞臣子之責云蓋宋室南遷後
己未之歲上距藝祖即祚之庚申三周甲子而韋齋
發歎其後甲子又一周而考亭夫子有此詩至今讀
其詩者嗚咽不能句而宋室竟遂不振此蓋天地氣

數卦爻不協之驗也今者太歲在戊申即我太祖
高皇帝即祚之年而甲子已五周恰是三百年矣况
其運世年之卦爻適有與之相協者則安知甲申
天王之禍不為漢之哀平之世合於中二之語而尚
有後天之數可以應光武中興之期不比於宋室之
不振者耶吾儒言理不言數而有理而後有氣有氣
而後有數邵子嘗曰今之言數者以數入于術須以
數入于理云以此言之則其不可只談之於數而不
得不信也亦明矣聞耽羅有漢挈山者其高可以俯
臨南極云李侯於暇日試登其頂而望焉則向所謂

江南之某地某地海外之某國某國舉在眼底不待
西湖之遊而亦可知春陵白水之佳氣已浮於吳頭
楚尾之間矣又安知不復有如林寅觀者過而得遇
李侯更傳天上消息耶此皆前日默以意爲臚而不
欲形於言語文字者也幸李侯姑以此說藏而秘之
默而待之也若夫耽羅山川之勝風俗之淳地產之
饒則冲菴金先生已有紀之詳者而李侯清白之操
可以配先德而服遠人者則固世人之所共聞而亦
剡薦 聖簡之所由出也皆不贅焉靜觀子亭
跋

關西問答錄跋

不佞昔從曹南冥遺集中見其所謂解關西問答者
一篇而竊嘗有疑之者退溪先生即我東方之考亭
也其推尊晦齋先生不啻若考亭之於兩程而其稱
南冥曰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則其所以稱許之皆可
知矣蓋南冥之於晦齋先生猶伯夷之於夫子而生
並一世常以道義相砥礪則不應遽爲此等文字以
遺於後也明矣仁弘之於南冥猶陸崇之於龜山而
始有甚焉仁弘之誣毀晦退兩先生者極矣而南冥
遺集之行出自仁弘之手多有以其意担合而裝點

之處則今於此篇中數段議論烏能無後人之疑也
第其所謂關西問答者不行於世未知其中所論果
如何矣不佞又嘗妄以晦齋先生大學章句補遺一
篇仍加哀集遂以古今大學改正諸本及格致諸說
徵蘓齋盧相國之所已編錄者而分爲兩篇以禮記
元本及明道伊川考亭三先生所改正者與董丞相
黃慈溪蔡虛齋諸先正之所移易經傳者爲上篇而
以晦齋先生補遺終焉以王魯齋宋潛溪方正學都
南濂羅整菴王陽明以至我朝權陽村退溪先生盧
蘇齋栗谷先生與不佞先祖考月沙先生諸先正之

論格致傳之說爲下篇以張旅軒之晦齋先生補遺
圖終焉名之曰大學集覽以爲私自誦玩之資懼其
近於編著雖不敢出以示人而第於補遺中以聽訟
一節上係於經文之末者實遵伊川程夫子之所改
正而退溪先生之與李靜存仲久論補遺書以此一
節謂爲格致之傳者殊與補遺本書改定之次序相
戾焉退溪先生於此必不有失於照管而然不佞未
究厥由嘗以此就質於先覺而猶未能釋然矣今年
秋不佞病伏城東杜門謝客一日有李生弘炘者來
自嶺之南紫玉山中踵門而求見不佞不佞與之語

青鶴齋集卷之十四
三
恂恂有長者風知其爲大賢之後也李生仍袖出金
斯文玄成所書晦齋先生無極太極說及與忘機堂
往復書印本一軸以示不佞繼以關西問答錄一冊
請不佞爲跋語而其意甚勤蓋李生即晦齋先生之
玄孫而其曾祖全仁從先生於西徼流竄之所著關
西問答其祖浚又以金斯文玄成所書晦齋先生太
極諸說受跋文於漢陰白沙西垌象村諸公而不佞
先祖考月沙先生亦有所題識於其間者李生以不
佞忝爲月沙先生之孫而亦嘗有志於斯乃以此見
屬不佞雖愧不敢當而竊喜得見其所謂關西問答

者而遂乃畢業焉名以關西問答者猶程門之有入
關錄東見錄而然洛闕之門只見其門人之記未聞
有過庭之錄者而今於全仁公之於晦齋先生始見
之夫以洛闕高弟之所記猶不能盡得其師意伊川
程夫子之只許李端伯之師說者誠以此也則今此
所錄者既甚寂寥且欠條理雖不可謂盡得先生之
意而亦無非講學窮理之要修己治人之方則亦可
因此而見先生之困衡增益於偏荒絕塞之上不敢
暫時廢學而其提撕警誨於父子函丈之間者宛然
若伯魚之於夫子至今百載之下猶可想見而全仁

公又嘗出入於退溪先生之門受其獎勵至有相從於雲山烟水之語則亦可謂無忝所生而其本錄中所論南冥事數條只是父子問問答之辭本無譏貶之意益見責備之重則縱使南冥而見之想必服膺而加勉之不暇則迺反以解關西問答一篇作為文字指摘先生平昔之事有若因此而詆訾於身後者豈南冥之所肯為也於是而不佞之昔嘗有疑於此者益信其無疑而問答本錄之下又載全仁公之子浚與淳上蘇齋盧相國論大學補遺書一篇其中詳卞退溪先生之當初以聽訟一節錯認為格致傳之

由曰退溪先生初年未得見先祖更定之書偶聞人之誤傳便有此論晚得先祖更定之書然後沉潛玩釋翻然悔悟服其用意之深所見之卓欲作一書以明前日傳聞之誤而奄遭梁木之壞此乃斯文之不幸云而其所援據証引反覆論說者亦頗有脈絡可觀似不至於大悖先生補遺之本旨於是而不佞之昔嘗有疑於此者亦覺其頓然冰釋而先生之子若孫迺能世其業世世無忝者於此而益可見矣不佞曰李生而一朝解此兩疑則其於此錄豈無見晚之歎起予之喜而然其跋語之托有不可率爾應命者

况不佞時有不安於朝者退屏於郊洞之外而李生
又以蹇衛單奚見於廣陵之僑舍申前請不已則
其前後丁寧之意亦有所不可終孤者遂以不佞之
解疑於兩書者綴次而為之文以塞其請焉知他日
之不能無疑於兩書者抑或因此而渙然釋疑亦不
如今日之不佞也否耶昔考亭朱夫子之答劉元城
之孫曰苟能誦其言行其行世其家者孰大於是惟
李生勉之哉勉之哉仍書此為關西問答錄跋

題金起之箴後

此作雖置之真經附註之末恐無愧也程子曰學以

治心豈有反為心害蓋心本屬火吾儒之收心養性
即醫家所謂恬澹虛無精神內守以遏此火之妄動
者也火不自妄動動由於心靜之一字心中之水也
以靜制動即以水制火火不妄動則心體自靜體用
俱得矣濂溪之主靜立人極云者其意亦猶此也然
既曰心則雖是靜時本體周流貫徹與人生而靜以
上不容說之時不同此程子所謂凡言心皆是已發
者也此非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發也此處政好着
持敬工夫涵養既久則漸可沛然也昔韓文公因文
悟道今起之因一時之病有此心學工夫區區之賀

不但勿藥之喜而已也許魯齋有詩曰萬般補養皆
虛偽只有安心是藥方此言最可深味也

祭文

賜祭判書洪茂績文

惟靈剛方之性敏達之識精若鍊金溫如良玉清謹
飭躬孝友純篤遇事無難持論敢直粵在韋布已自
挺特遭時孔溷日月晦蝕尺疏扶正其言卓卓投之
于南大海之角聖人重興羣昏一廓暫試州縣綽有
聲績旋處為臺朝野拭目正色危言類網振肅繡衣
蔽垣恩出常格清班華貫靡不遍歷入司喉舌亦由

寵擢眷遇日隆遂長憲席逮予嗣服首先訪落一馬
二童卿來自謫白髮韶顏復入臺閣副膺不回風裁
如昨前後彈文必折凶逆先見之明若照以燭連加
峻秩匪啻壽爵八座貳公位近鼎軸庶幾晚景優遊
閑局云胡一疾竟至不淑槩論平生不愧古昔終始
一節芳名赫赫在卿何憾予懷之盡人物眇然老成
攸式居然凋喪疇與共國已矣斯人九原難作時艱
日棘益增悼惜茲遣禮官晉奠泂酌不昧者存冀歆
菲薄

祈雨祭文

揚流浩浩寔維神宅吐霧興雲承天施澤濯茲虐旱
田畝龜拆連歲無秋咨嗟遍國神胡忍此萬命將迫
顧民何辜咎在不穀冀藉冥佑洗我濯濯 揚津
德水湯湯維神所居夙著靈異冥應不虛旱魃斯酷
災較周餘苗已槁矣神胡忍歟民將填壑咎實在予
冀歆虔禱喚起雷車沛然施澤蘓枯決渠 德津
冠嶽峩峩厥神景靈寔賴顯佑不爽明聽周早斯亢
魯野無青予方省魯罔敢荒寧籲禱于神牲酒惟馨
庶釀密雲沛若建瓴當申虔報以謝冥冥 五冠山
紺嶽崇崇爲國之望有禱于神輒賴靈貺罹此旱儉

萬植乾炕民無所食神亦曷享沛然蘇枯惟神是仰
風馬先驅雲旗左仗澤我田野俾歲無恙 紺岳山
松嶽巖巖真彼古都克有神佑不替祀寧愍茲遇旱
疇拊苗枯西成失望有憑斯呼莫以潔牲酌以清醑
神其鑑誠俾我民蘇一霈甘露遍八區 松岳山
咸鏡道鏡城厲祭祭文

二氣屈伸寔謂良能致災致福功用乃微或疹而災
或咏而福由人所召其理不忒凡厥人故作主于神
德苟感神神豈殃民顧余不辟忝此大位三載寅畏
益勤享祀誠未上孚災孽存降仍之旱蝗瘁我五種

連歲遘遘今春斯極八路嗷嗷北土最酷相彼北土
地瘠人稀有年猶飢寒不能衣矧此顛連舉將填瘞
冤氣內結遂成瘟疫家吟戶呻轉相染熾百無一瘳
天札不止邑里蕭然予遺殆盡民實無辜增予悼愍
細究厥由咎在眇躬王食豈安若已之惘然念皇穹
仁覆萬類神幹其化是佑是庇殄民不恤神胡忍斯
州而無民神孰神之予固嘗愆亦神所羞宜罰予乎
莫以民劉爰命士臣薦茲明禋神鑑予衷去虐而仁
春陽方泰百物皆茁神亦布和宣其蘊鬱驅除厲鬼
永絕根萌以茲以起活我羣氓當修享典用謝神賜

神乎降格庶幾歆此

清風錦繡山祈雨文

作幸時

至晦者神至顯者人顯晦雖間其理則均故神於人
有感必應茲輸淺誠以冀神聽錦嶽崇崇龍淵湯湯
常興雲雨澤物洋洋利遍一府活此黎元實維神惠
疇不神尊如何近歲神嗇其施四境無秋民屢阻飢
及至今春播種既畢禾纔生苗麥已吐實西成有望
庶幾粒食早甦肆威遠月爲虐苗者漸枯實者盡萎
崇朝一霎曷云其滋恒陰欲雨風輒散之仰視杲杲
胡寧忍斯寡君在上焦勞乙丙守土小臣罪合譴屏

神於此際久閱靈澤萬口喁喁勢迫填壑倘神有怒降罰此身軫我子遺亟垂神仁鼓發神用沛然千里蘇枯起萎俾荷神賜苟誓厥時惠亦無及神豈有慳遽棄斯邑肆將薄具躬奠神宅神其歆格需此一域

祭正字堂兄文

亡兄東郭氏之朝日已迫矣其從弟某謹以脯果與酒跪奠于柩前而號哭曰於乎痛哉於乎痛哉弟每讀王子猷人琴俱亡之語輒廢書而歎曰千載之下尚令人痛絕哉豈意今日於吾身而親見之耶若使至人而忘情則已而不能忘情則其何忍以弟而為

哭吾兄文也前夜之夢與吾兄會竹樓其談話之縱橫毫翰之揮霍宛若平昔而猶知其為已非人世人也記弟於酒間竊自諦視則吾兄忽有嗟唏太息而不自禁者曰身後之事亦且已矣惡能不悲仍泣數行下弟乃以吾仲氏之亡無後而將泯泯無傳者舉而慰吾兄曰可朽者骨不朽者名今吾兄則有不朽者存何為其然耶遂以縷縷數百言譬解之吾兄始若以弟言有當于心者已而恍惚而寤則琅然之音猶在耳森然之容猶在目而徐而察之則吾兄不在也只有餘淚潑淫被面弟乃披衣而起撫枕彷徨獨

自語口吻間而曰吾兄捨我而奚適也何其倏而來而忽而去益使我心摧而腸裂也於乎痛哉於乎痛哉第固不忍以第而爲哭吾兄文而亦不忍以第而於吾兄之葬也終無一言以送茲以前夜之夢慰吾兄者復申其說而告之國朝來以文章鳴世聲名洋溢乎東方者莫我李若蓋吾六代祖樛軒先生以一年三魁受英廟不世之知先王父文忠公府君以三朝大老冠冕一時而天下誦其文先府君與先季父府君又聯步騷壇各建旗鼓湖堂儋幕迭唱墳麓鏗鉤炳耀盪人耳目而先府君則又踵先王父府君

繼主文盟世以此比之於三蘓豈不亦彬彬盛矣哉逮至吾昆季八人兩家伯仲先後通籍而諸兄亦多以藝鳴一場屋者雖以第之不肖亦隨伯仲之後忝列朝行人或以此妄擬於八荀而其能以文章鳴世可以上繼吾先王父府君及先府君先季父府君之業者咸推吾仲氏與吾兄其人而天之所以使吾兩兄先威明折鐸之慟者抑又何理耶於乎痛哉於乎痛哉猶然以吾仲氏而視吾兄則亦可以慰吾兄於冥冥矣吾仲氏纔踰弱冠而歿於江都之禍而今吾兄則年已三十有六矣亦可謂之有年矣吾仲氏一

舉司馬再舉登龍而天門頌桂之榮亦不過映徹泉
塗而已今吾兄簪華講筵周旋於香案之側亦可謂
之有官矣吾仲氏則天既奪其年又斬其後今吾兄
有一丈夫子而頎然將勝冠矣此足以托後事也吾
仲氏則以高材絕藝目無當世而精言竒思鬱未及
吐誦於年而止雖或所著十不存一將恐泯泯而無
傳今吾兄博觀千古剏搜百家發而爲詩文汪洋若
決江河而集風雨一代操觚之士無不辟易而退其
再魁庭製之作尤膾炙人口臨池八法亦窈窕竒健
前後所著述凡千有餘篇而皆瀾瀾乎有大家之音

此足以垂不朽也即使頎然而將勝冠者遂能成立
乃以吾兄之業得附於先王父府君及先府君先季
父府君遺集之末並傳於世則雖不能大放厥辭繼
先業於生前亦可以不墜家聲同流名於身後弟之
所謂以吾仲氏而視吾兄則可以慰吾兄於冥冥者
此也此豈非可朽者骨不朽者名者耶吾兄果若以
弟言有當于心者想必含笑而入地也於乎痛哉於
乎痛哉弟之與吾兄遊乎人世者今將三十年所而
別吾兄矣從今以往又不過四五十寒暑當復與吾
兄重會于泉臺永結無窮之期千年在後此別須臾

只願於未死之前頗有前夜之夢耳且哭且書哀不能文惟吾兄鑒此誠而盡此杯於乎痛哉於乎痛哉尚饗

祭李監司心甫文

亡友全城李心甫之薨日已定矣其友延安李某將還清風任所聊備薄奠以一杯而悲咽不能爲文強綴蕪語哭而侑之曰嗚呼心甫何遽至此耶欲思則腸如貯火欲言則眶已盈淚琅然之音猶在耳而徐而聽之耳無所聞森然之容猶在目而舉而察之目無所視時或靜處而念之幾乎發聲而大哭兄何

一朝使我痛割之若此不已也耶我之於兄豈世人面交之比按水非合斷金非利膠漆之固不足喻江海之深不足擬蓋國朝之大闕推全延之兩李各論世德厥有所自惟我先曾王父府君與兄先高王父清江老先生道同而志合實非尋常之交誼自是以後連世親好情分之篤一家是似逮至我先府君昆季結髮相從保一節於終始况以我之顛蒙忝兄門之東床與兄與最有兩弟自童年而嬉戲然兄與我而契許豈但瓜葛之情世好之義乎惟其兩心之相照臭若蘭而淡若水蓋兄爲人清明粹義骨襟坦夷

河見表裏溫克自持不同不異見善卽從聞義必從
當寵若驚處達若避憂未常戚怒豈輕恚和而不塵
皦而不滓旣無意於衆譽詐易動於俗毀故平生言
行與出處不務矯激惟取合乎理是以一世之論人
兄不在於第二以兄之天資若加以問學之功求之
聖門寧不及於游賜青山白雲是兄之所樂玉堂金
馬豈兄之素志或佩符於天南或建節於海西者皆
朝廷隨才任人試盤錯之利器然非兄之雅懷况偏
慈之在堂惟國耳而忘私等險夷於一致頃於七月
之旬當我浮江漢而泝絕岷也兄以親瘠馳傳悉還

在路有書悲辭滿紙自是兄至誠之感神可勿藥而
有喜曾未浹乎一月先有我長公之報繼之以沂川
之札始聞兄以閏月初吉之夜半忽遘疾而不起嗚
呼痛哉嗚呼痛哉把書而錯愕未定其真偽設位而
痛哭猶疑其夢寐我知兄至性自天孝誠內發自未
抑其焦煎之念觸冒炎熱頓撼道路轉成疾而遽至
於是也不然則以兄善良之心孝友之行天旣與之
之豐何反奪之之速而不少庇耶兄乃棄我而先逝
我適出莅於下邑病不得稱藥而量水歿不得躬斂
而親祔自顧平生交道盡矣前月之晦我始還洛先

哭兄 柩撫孤廬次小堂如昨兄儀已闕空垂素幄虛
設靈被惟聞閨裏之畫哭忍對床前之稚子想兄超
然於太清之上視塵累若脫屣獨不念萱闈鶴髮之
親側更無人之可侍耶子子諸寡之待兄而爲朝夕
者誰仰而誰恃踽踽兩弟之賴兄而望成立者誰仗
而誰倚兄今一死萬事崩墜兄雖在冥漠之中必不
瞑目於九地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自去年君實之
亡益信浮生之如寄矧今又失我心甫痛若割我之
一臂我昔與兄共衣繡而南也沙院暫時之分猶不
堪黯結之思今乃於轉眄之頃倏隔幽明惟我獨立

而茫茫苟在世之何意念彼綠水之初營擬與我而
經始扁舟來去之語想我兄其猶記庶幾各全其晚
節不爲名利之所累而我田與兄圃共一壑而耘耔
放浪而專漁釣之趣沉潛而味聖賢之旨耻作今世
之士謂古人其可跂邈知此日此計之已非只使揚
山蒼蒼楊水瀾瀾也耶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向我自
清府而下也尤有所觸目而酸鼻者寒碧樓頭咏兄
之詩句玉筍峯下見兄之姓字由琴臺過清心而出
月峽落帆于東淮斗津之淡多以漁村隱映江寺皆
兄我疇昔之所曾遊處幾同舟或聯騎奄已成乎陳

迹自不覺隨處而興喟也蓬底曲肱誰與對睡沙上
開尊誰與同醉不見我洋之奏曲但聞隣笛之入耳
兄之昔所謂無限烟波悵獨歸者豈不先道我今日
之心事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意無窮而文不能形
言有盡而淚不能止悠悠古今人孰無死千年在後
此別暫爾嗚呼心甫盡我此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尚饗

祭沂川洪相國文

皇明丁未冬沂川洪相國考終于終南之第越明年
戊申春禮葬于驪江之原從先兆也其引而至壙也

延安李某病伏於嘉陵山中以六百言為詩遙為相
紼之詞逮其葬也又躬自扶病挈舟泝漢以上以炙
雞絮酒之奠臨其穴哭而侑之曰嗚呼痛哉嗚呼痛
哉公今入地矣温然金玉之資皎若冰壺之襟慈良
孝友之行清慎堅貞之操愛士好賢之德憂國恤民
之誠喬嶽鎮物之量祥鸞瑞世之儀皆將不可得以
復見矣然其平日之所樹立亦足以不朽公矣不佞
於相紼之詞既已略道其一二而若其大者則猶未
能形容稱述之詳也蓋自古聖帝明王之御世也登
進草野之儒思興太平之化則其際會之期自有風

雲之感而然必內有公忠正直之臣爲士林冠冕者
上而協贊王猷下而激揚清議密勿左右於其間以
成一代之治宋之元祐之初洛陽夫子進而司馬溫
公呂申公以之 我朝穆廟之世栗谷牛溪二先生
以天人之學經濟之材感不世之遇任斯民之責將
欲挽回世道陶鑄唐虞時則有若思菴朴相公以之
國家自丙丁以後士論銷亡至於 長陵之季而極
矣惟我 孝宗大王以天縱之聖撫運承基寤寐英
豪遊心三代於是清陰慎齋二先生首以大老進而
尤菴同春諸賢并有彙征之吉明良相遇千載所罕

方將興至治於一世明大義於天下不幸清陰慎齋
二先生遽棄後學而尤春諸賢獨受眷遇於末年盛
業未半仙馭賓天此固忠臣志士萬古之痛而今我
聖上臨御之後繼述之孝光于上下尤春諸賢雖因
進退之有時或處於荒野以至近年以來邪說大起
勢若洪流之滔天而我 聖上寵禮諸賢之隆視
先朝有加而無替則粵自 孝廟之初至于今二十
年間內而爲士林之冠冕上贊王猷下揚清議密勿
左右以成其治如元祐之馬呂 穆廟之思相者非
我公而誰也蓋公自在郎署已爲士論之領袖逮至

靜齋集卷之十四
進位三事爲國元臣而惓惓一念惟在於扶護士林
恢張清論其終始斥邪衛道之功屹然若橫流之砥
柱朝野倚以爲重斯文賴以不墜然則公之一生樹
立之大者孰有過於此者耶若其處三司而白簡凌
霜秉兩銓而明鏡懸空長地部則猾胥斂手而財用
足管戎府則悍卒感泣而軍政修者只可以見公之
一節著公之通才而皆不足以盡公之大者也公之
沒也大夫士相吊於家曰蒼龜亡矣棟樑折矣其奈
朝廷何其奈士林何吏胥輿僮之賤莫不齋浴涕洟
外至村童里老亦莫不如喪父母曰公今逝矣顛連

道路之氓亦不復須臾無死矣至欲立碑以頌公遺
惠苟非公直道重望素孚於人至仁厚澤深入於民
其何能致此耶抑不佞之私慟又有倍於他人者不
佞之於公即是故人之稚弟也其年與位固不啻霄
壤之相懸不佞則常自處以舊日之下僚而公則特
以亡伯之故推以兄弟之誼畜之以少弟進之以少
友其從前契許之深至輸瀉之無餘不以年位而有
間公之於亡伯實非今世之交而不佞幸隨其後與
有追陪之樂兩家情誼真如骨肉者已半世矣昔我
亡伯之受誣於人也公嘗不避危機以身白之亡伯

之嬰疾也公之憂悶之意若痛在躬亡伯之棄世也
公之慟傷之懷無間同已不佞自哭亡伯予予人世
益無生趣而亡伯之儕友中視若亡伯之在世者惟
我公一人而已而今又哭我公矣不佞於此安得不
魂飛而骨驚聲盡而淚竭也耶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不佞病不得仕於朝退屏於丘壑公常憇其羸弱每
以藥裹見遺勉以善攝者出於至誠而又以長歲短
續問訊相續無言不及無事不議不佞亦自以爲人
之相知貴相知心豈可以年位形迹之拘有所自外
於公也遂敢罄竭所懷畢獻其愚時又以責備之義

或有所奉規之語而公輒不以爲妄欣然虛受雲山
不隔肝膽相照不佞之處於外者今纔數歲而公之
簡札已盈篋矣此不佞之所以妄自謂知公最深者
也不佞時因祀事暫入城裡則公必屈几爲之尊遠
訪深巷傾倒移日有留連惜別之意前歲仲冬不佞
又因行祀入城公聞而屢辱相要於無何兄之弟時
公自公而退而神彩煥發頓復舊觀不佞私自喜賀
於心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公方手握大斗與天周
旋而神明之相乃又如此庶幾百年福我生民矣及
至臘月之望公又貽書送藥問不佞於山中書中有

連日鞠廳重得傷寒之語而不過爲一時之微恙不以爲慮迨然奉復矣曾未幾日已聞公病勢危劇不佞爲過亡伯祥祀無俟公病蒼黃入城則無何兄連以公病狀見示而竟承凶音矣孰謂公之前書遂成永訣公之此病遽至不起也耶公之捐館之翌日即我亡伯之再暮也不佞因方坐齋未即趨哭於寢門之外而松谷趙令丈自公喪次來訪不佞相與對哭一慟幾絕及乎不佞之趨哭也則公已蓋棺萬事已矣大司馬迎謂不佞曰君之復書未及達而至此矣追以其書展於靈筵云仍執手痛哭不佞於此又安

得不魂飛而骨驚聲盡而淚竭也耶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公於前春遽遭橫逆超然引退高卧於三江五湖之上渡漢之日先以一詩遠寄不佞繼又屢送書問以去就之宜不佞於此竊矚公意則將欲奉身長往追蒼屏鶴臺之清風矣不佞以公之去就關國興喪繫道消長休戚與共之義恐不可自同於林下逸士之意反復爲對而公猶不以爲然後以天眷彌隆敦勉不已雖不免幡然更起以副都人加額之望而然非公之本意也倘於此時使公仍遂退閑之計靜養於林壑江湖之間則天之奪速或不至此也耶

嗚呼痛哉嗚呼痛哉不佞之最所深悲者公於年來不知不佞之不肖獎誨太過比擬失當前後書辭至以先儒之出處相勉顧此無狀何敢當之而然於此亦可以見公期待許與之深矣不佞稟性庸下又無師友之益疾病零落懶廢日甚流序荏苒已近知非之歲而依然只是舊時之人也深恐其無所成就卒爲小人之歸終無以少塞公期許之意不知他日將何以復見公於黃壤也惟當於未死之前與公諸孤益敦世好不廢舊誼以盡此心而已嗚呼痛哉嗚呼痛哉竹亭之遊秦樓之會風流雲散倏若隔世今此

長江數百里一棹遠來而亦不復聞公笑語但見公一木戢身永闕於九泉之下茫茫天地更晤無從片時之歡只期夢寐不佞於此又安得不魂飛而骨驚聲盡而淚竭也耶一盃長訣痛哭回舟山哀浦思此情何已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尚饗

公移

布諭七邑饑民榜

湖南御史時

右榜邦運不幸今歲又灾八路之中本道尤甚赤子顛連舉將填壑玉色憂勞若洞在躬頃因本道監司之啓灾邑一應賦役盡許蠲免至於惟正貢亦

青雀齋集卷之十四
賜特減又遣御史遍加廉訪朝廷矜恤之道可謂至
矣盡矣其中萬頃沃溝龍安咸悅臨陂金堤扶安等
七邑被災尤酷境土幾空如在水火此則廉訪時所
親見者也令人慘目食不下咽茲以此意仰聞于朝
竊效古事徑發倉庾先將升斗之穀以救朝夕之急
而官儲罄竭奈不能遍及何歲律將窮新春已迫此
後道內列邑賑救之策唯在道臣與地主爾等領體
聖上之至意安保厥業委此布諭宜各咸知

諭告一邑文

清風作宰時

為知委事府使生長京輦仍又早出官路未曾有一

年俗鄉之時以此民間疾苦實不能周知其間許
多種種弊端尤何能詳知也當此新行大同之初村
間之間必多有更議變通之事各面約長等若不詳
加訪問或稟報或面言則府使何以知之也官家政
令亦必多失其宜而為民之弊者切勿以斥言其非
為嫌不但各面約長而已境內士夫與百姓等苟有
所懷亦皆呈單痛言或親來面陳俾得即改毋貽民
間之怨可也烟戶一事則朝廷事目外亦或有不忍
出役之類某某人等勿為出役之意為先更為逐條
知委而其中亦有別為變通之事則雖係朝家事目

亦宜詳陳稟報須體此意知委民間一一牒報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十四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十五

附錄上

行狀

朴世采

本貫黃海道延安府

曾祖啓故任三登縣令累 贈領議政妣金氏

贈貞敬夫人

祖廷龜故任議政府左議政 贈諡文忠公妣權

氏貞敬夫人

考明漢故任吏曹判書妣朴氏 贈貞夫人

公諱端相字幼能號靜觀齋其先蓋出隴西自唐中

郎將茂留仕新羅遂賜籍于延安云八我朝有諱
石亨三場壯元策佐理功封延城府院君謚曰文康
歷三世而至文忠公以文章德業遭遇宣廟快雪
邦誣名聞中華李氏之族益大以彰判書公繼典文
衡為時名臣朴夫人有高識至性旁通經史乃以崇
禎元年戊辰五月乙酉生公于南陽府舍少已警敏
數歲就傳其所問難輒出人意表嘗冬侍寢聞門外
報更者惻然曰吾衾猶不堪寒况於彼卒而不令安
寢乎判書公大喜九歲丙子金虜猝至公隨判書公
入江都翌年正月江都敗遂為虜所獲會永安尉洪

公柱元扈駕送虜帥於西郊公從軍中默識之遂
疾呼以兄曰我在此洪公泣白上仍請虜帥以歸
人益奇之俄丁朴夫人憂能自盡禮十四歲舉發解
乙酉復丁判書公憂戊子中進士第一名己丑登庭
試丙科公聰明強記文藝夙成自未弱冠前輩巨公
已多為之嘉賞以及一時詞林諸彥不矜然退舍
者至是果大闡分隸承文院拜承政院注書移侍講
院說書薦入藝文館檢閱陞奉教壬辰上疏請罷慕
華館試武時慈聖欲浴椒於仁慶宮曲城其地正
臨武塲觀聽多感公首論之上累下嚴旨陞成均館

典籍兼實錄廳副廳歷侍講院司書京畿都事始拜
弘文館修撰翌年三月與同儕上劄論講學用人政
令之無實 上嘉納時 孝宗稍踈儒賢有不承權
輿之歎故公劄於此丁寧剴切蓋三致意焉而 上
亦深自悔悟未幾山林之士駸駸復用矣陞副校理
兼知製 教歷司諫院獻納兵曹正郎甲午兼南學
教授成均館直講吏曹佐郎至乙未夏移校理時領
府事李景奭疏訟金弘郁事 上怒甚公因入 侍
極論待大臣不敬之失 上愈怒王聲漸厲左右莫
不縮頸大司憲洪命夏從旁數目公蓋恐其觸忤也

公為不見者復申前說仍及弘郁寬杖辭意懇惻
上為少霽威仍欵欵太息曰此事係 先朝有不可
容易者洪公出謂人曰今日非幼能禍必不測矣
賜暇湖堂丙申復拜弘文館副校理應 旨上疏略
曰臣竊聞國家興喪係於言路開塞古人至以賞諫
殺諫為喻其旨豈不明哉頃年金弘郁妄觸邦憲以
死然原其本情實出於曰突求言有懷必達之意而
殿下遽以違律治之拷殺數日之內伏想 殿下其
能忍此歟况其子壻族屬抑有何罪而並罹禁錮之
律臣恐大聖人施刑用法不當如是其嚴酷也上年

蔡裕後等事雖亦自取其職則乃兩司之長慢罵叱
退有同奴隸至於洪宇遠疏 聖上既以為應旨進
言不加貶罪而遂乃曰此廢錮其在 聖朝待臺臣
開言路之道亦恐不容如是也及至今日乃有俞撤
嚴刑之命夫豈料 聖明過舉漸加一節以至刑訊
諫官啓我 朝三百年所無之弊耶大抵前後以言
獲罪者無歲不有而惡死貪生人之大情也然則自
是以後 殿下之過雖有大於此者孰肯捨生趨死
碎首抗言於殿陛之間也臣聞烏鳶之卵不破而鳳
凰至誹謗之罪不誅而忠言聞是故聽言之道可用

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若以一言之觸忤便加誅竄
是將城門閉而後言路始開也誠願 殿下先除禁
錮之令次收廢棄投竄之命以救前失移司諫院獻
納時災異荐見而 命營 大妃新宮持平郭齊華
曰避辭仍請停役公慶置以為當出 上命特遙之
公即引避辭甚切直有曰 園陵展謁雖出奉先之
誠郊野騁騫殊非敬天之道而况還御高阜露坐觀
兵無補講武徒益有違於脩省 上峻斥不納蓋
上方銳意治兵而每當謁 陵禮罷遽令馳射識者
多憂其非舉故公亦及馬尋 命牌招不進復歷吏

曹正郎兼侍講院文學陞議政府舍人移弘文館應
教丁酉七月復移司諫院司諫公前已屢被挫折其
氣愈勁會 上有疾而清差至接伴使金素既不能
預善諭指又不馳報以致 駕出倉卒大失朝儀青
平尉沈益顯輒縱宮奴作亂於勲臣第亦不知懲治
公並論之 上從之後曰益顯對簿自明 命特推
勘公政院固爭復 命寢之累拜應教兼侍講院輔
德旋由司憲府執義還應教公自數歲以來不離講
筵數對明白古意勤懇一時諸公皆以為不可及至
是 上復登儒賢日三晉接公遂與之協心啓沃一

以成就君德為己任蓋非退食之暇未嘗不在於上
前則誠所謂千載之會而抑公仕優之志殆亦源於
是矣會贊善宋浚吉言務安人鄭介清背師黨邪卒
以累死而湖南多士猥設書院以俎豆之請加禁毀
有尹善道者上疏盛救介清語多譎張公疏辨其非
甚力 上納之善道怒申疏攻沙溪金文元先生轉
及於公欲以嘗試 主意賴 上明聖痛斥之終不
得逞其計復移執義時麟坪大君新卒 上已再臨
其喪及薨又將親祭公與同偕陳其不可 嚴批不
允公以為五禮儀 王子之喪但著成服後一吊至

於親祭元不舉論而且無明文於儀禮其在 聖明
恐只宜遵 先王已行之迹論執不已 上震怒命
罷職俄叙拜應教湖南告饑 上命公以繡衣往廉
之比至則發列邑倉穀分賑饑民親詣獄門盡釋輕
囚然後聞于朝會 朝廷將運統營穀二萬石于京
倉公 啓請先給本道且令加數所全活者甚衆翌
年正月復 命上即賜對于熙政堂公歷陳饑民實
狀仍飲泣不能語 上亦下淚曰民事至此為之奈
何對曰田稅常貢既已蠲減如就甚灾七邑並除軍
兵奴婢貢布似寬一分之力 上曰赤子待哺何忍

愬視其悉如 啓是役也公憂勞往返幾數千里身
且告病而湖民懷其惠立石以頌之五月 孝宗昇
遐累拜舍人宗簿寺正公既得羸疾又見時事漸變
自度不能與世浮沈遂杜門却掃絕意進取而慨然
有志於為己之學日取聖賢經籍及濂洛諸書探討
蒐輯以為樂其視利達富貴蔑如也居二歲求外拜
清風府使為政慈信剴明吏畏而民安之暇日輒引
邑中諸生勸學勉厲課讀士風稍振壬寅以應教
召道辭清民亦立石以頌癸卯四月 朝廷議修
永寧殿殊失禮意公以為一毀舊廟追悔莫及乃上

靜觀齋集卷之三
疏略曰伏聞 朝廷將為永寧殿十室之制以夾室
羣祀之主一體奉安果若此者臣愚竊恐其大有違
於 祖宗稍存古禮之意而亦恐 列聖之威靈益
不自安也蓋子孫祀主藏於始祖之夾室者乃古之
制此朱子所謂只有子孫祀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
法而無祖考祀主下藏于子孫夾室之文者也至於
我 朝為建永寧殿及以恭靖以下祀主並於其夾
室者雖未能盡合於古制猶有以子孫祀主上藏始
祖夾室之義則張子所謂諸侯無祀廟亦藏於始祖
之廟云者即指此也苟不如此則自 恭靖羣祀藏

於夾室今已百有餘年矣夫以 列聖追慕崇奉之
至與其許多據經守禮之臣既已廣攷集議改建並
享之不暇豈必待今夾室窄狹而後始加議修也哉
臣愚決知其不然也今日 朝廷若遂定為此制則
參以古今之禮皆無所據徒為卑薄苟且之歸而已
臣之淺陋只望於 永寧夾室窄狹處稍加恢拓以
便其奉安此雖亦未能追復古制而上可以不違
祖宗之遺意下足以得免後世之譏議也蓋觀周之
不窳以下祀主並藏於始祖后稷之西夾室則其制
之大從而可知矣凡此皆非臣之臆見程朱已來諸

說具在 殿下若取而覽之亦可知臣言不誣也會
上有退年修改之 命議遂寢甲辰拜司諫蓋公久
藏清府解由于家銓曹以例不得除官至是右議故
洪命夏白 上勿拘常法故有是拜陞弘文館典翰
仍屢 趣召詣 闕疏辭不許適以大臣陳達獲
允俄復出為仁川府使以興學變俗為務而尤留意
仁愛之道他如泐海關防皆欲有所措置居數月因
方伯姒嫌適仁民遮道流涕願留以執義還朝上疏
累千餘言勸 上以立志勤學保養聖躬收召儒臣
開廣言路要以善繼 先王之大志 優批且 賜

馬裝公申辭賞典 不許先是獻納閔維重論叅判
金佐明與父違制之失佐明即 國舅佑明之兄也
遂意其論出於宋公時烈浸成間隔公規之不聽及
後承旨徐必遠論修撰金萬均不宜引其祖母之讐
不出見此役與宋公異議屢以橫語加之公亦嘗有
所論正至是以為宋公自己亥以後重遭讒謗固不
敢入朝而如此兩端尤上所未深燭恐成異日睽孤
之憂乃於疏辭及之金徐二公疏辨駮詆至不可聞
公則確然終無所悔也乙巳以不製館課罷八月洪
公命夏宋公浚吉趙公復陽同辭薦公以 先朝諱

官近復守靜讀書學識罕比若使出入
必大 上命特叙公間之意不安即出寓廣陵拜應
教尋上疏辭始卜居于揚州之東岡公歸自清風已
有退志至是喜其密道先隴遂有終焉之計相從質
問者頗衆公日與之講論左右圖書俯讀仰思殆忘
寢食至其家貧屢空或以山蔬佐脫粟常處之晏然
翌年冬復拜執義時 朝廷必欲起公責勉甚敦公
遂上疏曰臣非山林遐邇之士也本以世祿出入通
列而涓埃未報遽嬰奇疾躬逢 昭代自為棄物將
與草木同腐夫豈臣之所欲哉然臣伏聞 殿下近

者連御 經筵日講心學法天存誠克盡修省之道
苟能終始不怠無少間斷則將見上帝收還威怒羣
黎畢蒙休慶臣雖終死丘壑與有榮矣 優旨不許
累拜侍講院輔德及應教皆辭至戊申九月宋公浚
吉復申前意請召禮曹判書趙復陽繼進曰朝臣經
學無如李某者臣待罪副學時舉以自代者實為此
也聞其久處田野忍飢喫苦而研精講究見識益進
當此開 筵之日宜先收用 命拜校理陞應教時
公已寢疾累辭翌年己酉判府事宋時烈白 上今
欲厲精圖治不可使某久滯鄉曲衆議以為允合於

師儒之長請命擢用遂拜承政院承旨仍趣召公益
惶懼累疏辭始允復乞收還新資不許移兵曹
叅知回事適例授護軍三月三殿將幸溫泉公以
為前屢被召不赴今當車駕遠出不可無瞻送之
禮乃力疾自載至京謝恩且請比歲違命之罪
進拜弘文館副提學駕次銅津宋公浚言又請
命別侍世子書筵上從之及車駕還都上疏歷
辭不許最後諸大臣陳公病狀請姑許違仍加優
禮乃允會得痢疾彌留上命賜藥物既甦公自
知其不可為遂草遺疏曰臣於春間竊欲一謝恩

命扶舁入城遂致疾勢添劇伏蒙聖慈特賜內劑
其欲生成之意天地難酬顧臣命迫運窮竟未得更
瞻龍顏臣雖入地目不瞑矣今此真陵祔廟實
是千古之盛舉於此而可見聖學迥出百王伏願
聖明招延賢德益究大業以光前烈宋臣張栻之言
曰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斯言盡之懋
哉懋哉臣官卑人賤極知僭越君父賜藥之恩
死不可無謝且以嘗備講官謹裁短疏北望誓首以
進時公方寓閭舍以為非君子考終之所仍促侍者
舁還城東舊第家入昆弟恐其夤緣陷危交諫亦不

聽又曰吾死莫山必用先塋竟以九月十九日亥時
易簣于正寢享年四十有二士林聞者莫不哀之
上命賜葬需用是年十一月某甲葬于加平朝宗縣
文忠公墓東北西坐之原公嫗全義李氏右議政行
遠之女生二男五女男曰喜朝次曰賀朝女長適李
湊次適金昌協進士餘未行公天資穎悟器度端方
和而有制介而不滯接其辭氣聽其言論輒知其為
恬養嗜學君子也性且孝友少侍母夫久疾思與生
梨而不得公終身不忍御事伯兄判書公有禮恭而
能箴判書公喜而受之及其疾革嘗糞甜苦又泣禱

于先祠以冀其或愈與從昆弟羣居湛樂情意藹然
事庶毋曲盡恩義其值橫逆則必多方調護得其歡
心而後已教諸子婉喻正導要使不迷於趨向待宗
黨一以誠悃慶吊問恤各稱其情與朋友交必以道
義勉勵如或見其心術不正者至於貽書相絕不以
親故少貸居家素簡生產嚴於女色人有閔公窶甚
使納紙取價公謝曰吾嘗敬任踈菴所處以為高世
之義今雖貧安敢為此哉及奉命湖南旅宿有一
官妓乘贈以進公命麾之俾不得近其事君盡禮
孝宗之喪久處于外室哀痛彌切郊居以後瞻望

寧陵報為之疚懷與人語及山陵事仍出伊川與富公書讀之泣然流涕見者感動屢奉朝旨必下堂松拜如有疾病則加服拖紳而受之其將命者雖極卑賤特以賓禮至聞大駕遠幸亦設席中庭整服跪坐良久以寓其誠焉當官任職一切裁以義理其在中外論列規畫大槩可見而尤以格君心扶聖志無間於儒賢矣或問朝政少失異論橫起每深以為憂洪公命夏趙公復陽素重公凡事必咨以及辨斥巔儒乞留漂人之議先後回書相訪公輒樂

為之開陳激勸庶幾不背於義其終始眷眷於宗國如此然其出處之際詳審謹嚴雖微擢沓至上下交責率不敢輕動晚歲入都固為少伸分義之計而迨其輾轉維繫疾病留滯則一念又未嘗不在故山也少喜詩酒壯且歷敷榮塗惟其氣質明透乃能釋然覺悟知有此學自得於遺經遂以委已而及與同春宋公允齋宋公為之師友講論尊慕其所觀感者多矣為學務欲先博而後約其於經傳旨義與夫天人性命之理必思研究貫徹以為窮理之方而若其準的歸趣要在於主靜居敬之地雖以清羸多疾且

不欲為崖異斬絕之行故平居接物若無甚異於人而徐考其動靜言行之間所以培養情性裁處事為乃能卓然自樹其有不出於正者蓋冥以至臨命之日表遺忠謹終事申治命從容縝密具有次第其欲得正乃已之意凜凜可識則斯豈非學之力也始永寧之議朝論多歧久而不決逮後命詢儒賢卒以公疏為正嘗與尤齋先生論大學物格之義其說精微詳悉出入古今間有前人所未究者尤齋殊以為相契亟稱其是益可見所造之不淺矣於書酷好心經每自諷誦警省多得其力且嘗留意於禮學隨事

考訂曲暢旁通人或來質輒復參互時宜使可通行尤喜讀易以及邵子經世書凡係肯綮難解者無不紬繹剖析多所自悟其於陰陽消長之幾治亂往復之會未嘗不三復感歎常曰甲申天王之禍正當後天再逢八八之數如以太玄推之抑亦有所謂中天之運者存乎其間否耶及過金文正公故居有千秋大義無人識石室山前痛哭迴之句尤齋聞而和之蓋繞經漂人事故也辭義悲惋激烈人多傳誦與學者語必從頭理會或設譬喻竭其兩端使聽者曉然以此雖格難入者能有所啓發其在疾病如值

發難講問輒加酬答灑然稱快為文章操筆立書絕無點竄脩古之意人或規之終不改度雖如詩律非出於自然會心者亦不肯為曰吾不欲作間言語也雅饒清致及於東岡數里許得小洞曰靈芝愛其林壑幽邃引水為池構一書齋於池上扁以靜觀暇日杖履逍遙於其間蓋將以為藏書講學之所潛修篤行以終其身而公遽中道沒矣嗚呼痛哉所著大學集覽四禮備要聖賢通紀等書皆欲更定而未及有文集若干卷世采於公為內弟弱齡同墜 國庠顧以中年顯晦異途其於立朝獻替固不能詳者晚

頗相從知其志趣緒論則深矣乃者喜朝以年譜一示采示仍使撮錄其事狀以為將來謁銘之資采誠文辭蕪拙適且哀故憤膾之餘無以克副其意第義不獲終辭茲謹綴其一二以俟夫知德者之擇焉

神道碑銘并序

宋時烈

有以卿相為平步可至而不屑乎此謂此學為自己分事而不沮乎晚悟者曰故副提學李公端相字幼能自號靜觀者也公聰明強記文藝夙成一時詞林羣彥無不矐然退舍戊子魁進士試翌年 庭試闈丙科諸在翰苑玉堂相與遲其至先是丙子公年九

歲公為虜人所得 車駕至陣前公曰人自言 上
為之愍然虜帥竟不以北去蓋於時已為 上所
知矣翰林時講武有日或言 慈聖將由便地臨眺公
疏論之 孝考有嚴批未幾竟入玉堂自修撰至典
翰兼出入 書筵亦屢為兩司吏兵曹郎政府舍人
帶知製 教賜暇湖堂一時極選也玉堂時劄論
聖上多無誠實又言大臣不可不敬曰訟金弘郁無
罪而死及蔡裕後洪宇遠皆以言斥責俞撤驟被嚴
刑乃言曰烏鳶卵破而鳳凰不至 上為 慈殿有
營繕又拜 陵還中路觀兵公皆進諫為臺諫並隨

事論劾不避禁縶有鄭介清者心行邪詖嘗著排節
義論以斥東漢士 宣廟嘗命榜示至是參議尹善
道回事仲枚語甚譎張至以為正學公力辨其非
上為親第三臨其喪又不用君臣禮公據禮力爭遂
譴罷既叙復廉察湖南饑邑便宜發粟詣獄門出其
輕囚又請截留船粟之西輸者以賑之及復 命歷
陳飢民之狀而請加蠲放曰嗚咽于前席 上亦為
之泣下皆從其請南民為立石以頌之 孝考上賓
時事漸變公自度不能俯仰遂杜門却掃慨然有志
於古人為己之學日取經籍探討蒐輯窮晝夜不厭

有泯然會於其心者則世俗所謂榮達者不復入於
意間矣後暫為清風府使未幾以應教 召入論永
寧桃廟時公自望公格以阻銓用故閑居恬養者久
大臣白 上除豁遂右叙復丐外得仁川旋以親嫌
適以執義上疏勉以五事而其要在於立志勤學
上褒賜馬裝公復自以事免去洪公命夏宋公浚吉
趙公復陽合辭進曰某守靜讀書學識罕比如使出
入 經筵裨益必多 上遂下特 命公即出舍郊
外固辭曰卜居于揚州之東岡蓋公歸自清風已有
退藏之志至是其謀益決喜其密通先壠且饒林壑

之趣遂有終焉之計左右圖書俯讀仰思殆忘寢食
家甚貧窶采椽脫粟處之晏如然上下必欲起公公
復辭曰臣本非山林遐邈之士也涓埃未報而疾病
遽嬰躬逢昭代自為棄物豈臣所欲哉比聞 聖學
日進苟能終始不怠允德成就則臣雖枯死丘壑與
有榮矣 優批不許時衆議以為師儒及論思之長
非公不可 上特陞通政連拜承旨叅知皆不就
上南幸溫泉公詣郊班紙送竟拜副提學仍 命侍
講 書筵時己酉三月也 駕還許適仍加優禮而
公已病不能東歸矣 上賜藥物九月十六日公草

疏曰臣命迫運窮不得更瞻 天顏將不瞑目矣今
茲 神后祔廟實千古盛舉可見 聖學迥出百王
也願益任賢德益光前烈宋儒張栻曰信任防一已
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斯言盡矣懋哉懋哉蓋 太
祖繼妃神德王后 太宗朝諸臣妄行貶降至是
上用廷臣請追稽 皇朝冊命修復舊儀故疏辭及
之疾益病公自寓舍欲還舊第以盡正終之義家人
更諫公不聽竟以其十九日卒于正寢其十一月葬
于加平郡朝宗縣先兆 上用筵臣言 特命優助
終事今 上庚申右議政閔鼎重筵白以為李某恬

退力學合有追褒之典 上命贈吏曹參判兼 經
筵兩館提學朝議嘗欲公由此而平進者也公凡歷
三十餘職其清要則未嘗久處冗散則若就酣枕焉
公延安人唐中郎將李茂從蘇定邦平百濟留仕新
羅因籍于延 本朝諱石亨策佐理功謚文康四世
至文忠公諱廷龜以文章德業大鳴於世名聞中華
子判書公諱明漢繼典文衡為時名臣娶錦溪君朴
公東亮女生公朴夫人有至性高識公配全義李氏
其考右議政行遠二男喜朝賀朝四女適李湊金昌
協閔鎮厚宋徵五季未行公始以余為文康公彌甥

淵好甚篤及至晚年則摠以講論切磨相期於千載之下今喜朝以公內弟朴和叔狀來請余銘噫世復有斯人也歟謹據狀文而論之曰公和而有制介而不滯其穎悟端潔得於性初其恬養嗜學篤於晚節早喪考妣蓼莪之痛終身不衰其辜伯氏判書公恭而有禮愛而能箴及其疾革嘗冀泣禱事庶母能以誠消融勅礪教子弟婉以喻之而要使知方慶恤宗族必極其惻款與朋友言必依於道義德切不怠方賊鑄文姦欺世無不受其籠絡公獨覩破心術作書告絕人服其辨之早也聖人三戒之中尤謹於少

老二者嘗於暮夜能以不可為可有為公貧甚進近臆之說公舉任疎菴叔英高潔處以謝之事君之禮雖微必謹其承朝旨必下堂祗肅有疾則朝服拖紳其賁旨至者雖僮隸必待以賓禮聞大駕行幸則必下庭跪伏如在駕前當官任職一切裁以義理其前後論列可見其規模大略而尤以格君心扶士林為主孝考之喪久處外室哀痛切至其郊居與寧陵不遠每瞻望悲慕嘗有華人漂到衣冠不改為言正統一脉尚未全絕朝議將交解其人于虜中公極言其不可既不能得則作詩以傷之其匪風下泉

之思感憤激烈所以眷眷於宗周者終始不替焉少
喜詩酒壯涉榮塗惟其氣質明透乃能灑然脫略知
有用心處遂委己以從事以為必須先博而後約其
於經旨之微與夫天人性命之奧必覃思致精以為
窮格之方而必以主靜居敬為湊泊之地以故考其
言論而不合於古人者鮮矣嘗論物格之說以為格
者是物理明盡更無餘地之謂非物理自到盡處如
先賢非死物之謂也此可謂得見朱夫子發明之意
矣最好心經其得力多在此書又留意於禮學其祧
廟一疏亦可見其攷據精博矣尤喜易書而主於邵氏

嘗曰甲申天朝之禍豈再逢後天八八之數歟以太
玄推之抑所謂天中之運者存乎其間歟所居東岡
之左得小洞曰靈芝結屋其間扁以靜觀後生頗從
之公日與酬答扣端啓發方且樂其如斯而中途便
休使天假之年則其造詣何可量也嗚呼惜哉所著
有大學集覽四禮備要聖賢通紀皆未及更定焉有
文稿若干卷余平生觸燬甚多公常出氣力以相調
柔雖以顛躓而不悔也至其危機交急則不遠千里
嵩指相告余無以報其厚則嘗謂曰公晚從事於此
學而先於易範象數用力盡思朱子所訓以敬補小

學之闕者以為田地乎公灑然驚謝以為頂門一針
余自謂平生見信於人未有如幼能者今追思疇昔
收涕而為之銘曰

嗚呼靜觀雖古誰埒 而稟之粹而志之潔 軒冕
之塗孰迴其車 苦淡之味孰如膏腴 脫然趣舍
從我所善 有閭林廬緗帙黃卷 朝吟暮玩我來
何晚 昔李初平二年有得 而我年數孰云不足
人於酣豢內積暈血 雖欲澡雪如膏洗滌 公
資朋徹不受污蠟 故於理致有見而悅 既悅而
樂勢如泉達 惜其數局氣清者常 而有不朽其

存則長 我作銘詞庸示茫茫

墓誌銘并序

金壽恒

蓋余自幼能亡而悲余之無友也非無友也友而無
知我者也嗚呼奚獨幼能知我我亦自謂知幼能而
今亡矣安能使余無悲也幼能生而名重一世世之
知幼能者始則推其詞華既而嘉其忠審又既而高
其恬退終之又尚其進修之篤而然其立心用力有
大而遠者則所謂知幼能者未必盡知之也幼能姓
李諱端相其號靜觀幼能其字也左議故文忠公諱
廷龜吏曹判書大提學諱明漢其王考考也公位子

文獻之家幼警穎絕倫作詩語輒驚人鑑賞家稱為
絕代聲稍長藻思俊逸一時號能操觚者莫敢埒焉
二十一魁進士所製膾炙人口踰年而闡大科前後
歷敷皆古所稱蘭臺金華木天道山瀛洲之地國家
所設以待文學之士者公所居人無異辭討論纂述
彬彬乎其文世且以為步武盟壇矣然公立朝當官
務以弼違繩愆為任其為翰林也 孝廟將閱武會
慈聖臨浴宮苑其地正眺郊場衆議譁然而難於言
公出位論之達 上指在玉堂劄論 君德無實尤
拳拳於待賢之道入對又極言待大臣不敬曰訟金

弘郁寃死語甚鯁切左右皆縮頸後又疏申其說並
及拷掠諫官之失在臺閣值 上為 東朝營殿閣
又還自謁陵路上觀馳射輒皆規諫不以震撼少撓
遇事刺舉無所避貴近憚之有鄭介清者達豎汝立
黨也湖南人猥祀之書院同春宋公白 上禁毀之
凶人善道投疏請張指介清為正學公卞斥甚措
上於親弟喪既再臨又將越禮親奠公爭之力 上
怒甚譴罷其侍講讀不專章句解詁據經論事辭剴
意明繇是得三昧稱嘗以御史察湖南賑政發倉理
獄皆從便宜又請移船粟之輸涼者以哺之及歸侍

前席歷陳捐瘠狀淚隨言下 上亦為之泣獨放悉
如公言南民頌其惠于石蓋公所在殫誠一皆精白
懇到以此士論咸重之及 孝廟賓天公見時事日
變遂息意世路闔門謝病有除命輒辭再丐外補皆
未久召入入又逡巡辭避公嘗自習公格則大臣請
破除以用之其以事自免則諸名公又合辭薦公學
識可用 上命特叙公益蹙然不安即出郊屏居揚
州之東岡有終焉之計 筮臣推轂益力 上亦意
傾嚮之徵召頻煩而公猶堅卧不起譚者謂錢淡成
四十勇退不為早也公既即閑即有志為己之學日

取性理諸書手錄口誦矻矻以為樂逮歸東岡用力
尤專從遊者日衆相與講說琢劑一室蕭然惟以圖
書自衛蚤夜讀而思家貧既糲或不給而處之晏如
不以為憂易其味也及其靜養既久聲實並暢則一
世翕然以學問推公而論士之宜在 上左右者指
無先公屈望其一出不翅若威鳳儀鴻也已酉尤齋
宋公在朝奏 上曰今欲圖治不可使李某在野宜
加擢用以長師儒 上遂陞秩以召之辭不就已而
車駕幸湯泉公自以世臣分義不可不一伸力疾祇
送將即歸會除玉堂長又曰同春宋公言 命別侍

胄筵屢辭始免而公已病不任歸矣 上聞之賜藥
餌公草疏陳謝有曰今茲貞陵祔廟實千古盛舉可
見聖學迥出百王願招延賢德益究大業以光前烈
且引南軒遺表中語陳戒切至蓋 神德王后即
太祖繼妃而為 太宗朝諸臣所貶降至是 上用
尤齋言追復舊儀故公疏及之病革口號短律以見
志又以僑寓非正終之所從還舊第家人凍止不聽
還纒踰日而沒觀化之際能從容得正如此其學力
益可驗也蓋公於 孝廟末年常處經幄與同春尤
齋二先生出入周旋最久浸灌啓發有由來矣然公

默契心得不資師承而能沛然自信其學以徑約為
戒欲先博而後反之凡經傳奧義與夫性命事物之
理靡不探賸研窮務盡貫徹乃已然必以至靜居敬
為歸趣平居雖不拘拘矜持考其日用言動鮮有不
出於正者少喜詩酒能痛刮舊習絕不作閑吟詠非
酬酢人不輒飲其勇於遷改多類此見解超詣嘗論
大學物格之義其說有前人所未究尤齋亟稱其是
於書酷好心經受用最多又留心禮學者訂精博嘗
疏論 祫廟改修有違禮意後詢儁賢卒以公言為
正尤喜讀易旁及邵子經世書多所自悟公之於學

日進而不已蓋將以盡吾性分以究古聖賢富有之業非如拘偻曲士安於小成者比則非深知公者曷足以知之公為人貌癯而體弱又善病如不勝衣然精神奕奕射人與之語纚纚若貫珠叩其底則湛然冰玉無一點塵穢者書慮事透悟出人先平生無崖異矯激之行然其檢制甚嚴視貨利若晚雖困約無少變脊於女色不以闇昧而弛戒蚤喪怙恃事伯兄如父其病也嘗糞泣禱友羣從睦宗黨訓子姪各盡其道而尤善事庶母與人交有信義隨事責善見有不正者貽書以絕之事君忠而盡禮 孝廟之喪久

處外室其鄰居近 寧陵日夕瞻望悲慕每奉 朝旨或聞有行幸必下庭致敬將命者雖賤隸必禮之以賓焉一念憂國不以進退致異常以世道污隆賢邪用舍為其忻戚甲辰拜憲職上疏累千言大要請上立志勤學以繼 先王之志至其一段則痛陳儒賢難進之由罄竭底蘊皆人所忌諱不敢言者其所指斥諸人又皆公久要而終不忍以親友故而有隱於 君父因此詆怨羣起公則確然無所悔既久而人愈思公言而信公心事云嘗有商舶漂到其衣冠皆華制且言正統一脉未絕朝議畏虜噴押解于北

京公移書諸宰極言其不可又作詩以傷之其眷眷宗周又如此景公資性之美有大過人者故能蟬蛻榮塗一變至道卓然有所樹立向所稱一藝一節烏足為公道哉公始為承文院正字於藝文館自檢閱至奉教於侍講院自說書歷司書無文學至輔德於兩司為司諫院獻納司諫司憲府執義於吏曹為佐郎正郎於議政府為舍人於承政院自注書至承旨於兵曹為正郎叅知於弘文館自修撰歷校理應教典翰至副提學常將知製教又嘗賜暇讀書湖堂於外為清風仁川府使兩司玉堂最屢踐典翰承旨

叅知副提學俱不拜通籍踰二十年家食殆半之公嘗得一勝區於東岡之左洞名曰靈芝穿沼等室扁以靜觀將歲修畢命於斯而天遽奪之矣使公而年其所就詎可量也吁其可惜也已所著大學集覽四禮備要聖賢通紀等書皆未及更定有文稿如千卷公卒于己酉九月距其生崇禎戊辰得年四十二葬在加平朝宗縣西向之原從族位也李氏本出中華唐中郎將茂從蘇定邦東來仍仕新羅賜諡延安子孫遂為延安人我朝文康公石亨以文章名世四世而文忠公益以文章德業有大名於世中朝人亦稱

其號曰月沙判書公號白洲繼主文盟為世名臣母
羅州朴氏錦溪君東亮之女公配李氏全義別姓父
曰右議政行遠生二男五女男喜朝賀朝女長適李
津次適進士金昌協即余子次適閔鎮厚次適宋徵
五季末字喜朝嘗以幽誌屬余而泣曰願得公一言
以文之以為地下重意公之歿朴公和叔為之狀而
允齋先生為之墓銘公之行治靡不該矣又奚假余
文以重公然喜朝之請不于人而于余者匪以文也
以余之知公深於人也余能以不文辭不能以不知
公辭遂泣以志之係以銘銘曰

有山之蜿然有丘之穹然 有深其泉精光燭天
有來千年人知為靜觀公之所

墓表

宋時烈

蓋當我 仁孝顯三聖之朝靜觀李公始為諸生以
詞章伏一世及通籍以標望領搢紳及其耄老以恬
退樹風教以扶世道然恬退亦有許多般有筋力既
衰倦而歸休以養庶恥者有厭棄紛囂自適於山水
者有脫略功名高屬於阡陌之上者皆之以振揚高
標激揚頽俗而至於為己求仁之方則或有歎焉者
矣今靜觀退在郊居日對聖賢書沉潛酣飲以味其

青齋集卷之三
二十六
真腴必有泯然會於其心人有不及知者矣蓋曰吾
於此事恨覺悟之已晚而慨年歲之不足遂委已而
擔當忘世人之指目非有過人之勇者能如是乎朱
先生嘗曰但年二三十歲覺悟便從二三十歲立定
脚跟做去然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矣若靜觀者殆
庶矣乎靜觀誤以余嘗從師友之後浪與酬酢卞論
蓋將相期於千載之下矣今乃先我而逝矣痛切磨
之無人顧世道而悼心今其胤子喜朝克承其志事
要余文題其表陰余既已銘其碑矣復略書數語以
寓其悼惜之意云公家素清貧墓事益旁落叅判閔

公著重公瑞為備此石監司柳公尚運悠久出力以
刻二公皆同余敬慕者也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十五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十六

附錄下

祭文

洪柱元

嗚呼痛哉古人云至情無文抑情之兩至自不能形
 諸文字之謂耶今我與君將有幽明之別以我之至
 情其何以為文亦何忍無一語也記君降于世後我
 二十三年以其年事而言之則可謂邈然不相侔而
 君自少時天質夙成年甫成童乃能從游於我與伯
 氏盃酒之場纒踰弱冠而魁蓮榜又一年而擢大科
 聲名藹鬱歷敷清顯職思其居未嘗為隨波苟容之

計為諫官則隨事敢言綽有古諍臣之風侍經幄則
論思侃侃亦得真學士之體此實同朝之所敬悼豈
獨為一家人私相歎服也自經繡衣之行君常善病
且有不樂仕宦之心及於退歸之後活計荒涼艱苦
萬狀而曾不介意只潛心着力於書籍濂洛關閩之
學無不窮探而極搜與一時先輩多有往復講論之
端而發前人之所未發孜孜兀兀有若忘飢渴者前
後著書積成卷秩安得不勞神而憊精也嗚呼痛哉
性有方圓君得其方氣有清濁君得其清曾無一點
滓穢雜於方寸之間而屈以短期乃至於此此所謂

皎皎者易滅磽磽者易缺耶水玉之姿蘭雪之操何
處得來而復見於斯世耶溫恭愷悌之行端慤清明
之質復誰有如君者耶嗚呼痛哉君之於我名雖從
行情實天倫君雖以老兄敬我我不敢以少弟視君
况氣味有合許以知己遇事則必議有疑則必質誰
知此日君先棄我而我抱無涯之戚耶天之賦與於
君者不可謂不豐始若栽培為國之瑞終何不假其
年豈有奪速之歎耶所謂天者誠難測而不可推矣
嗚呼痛哉君於絕命之前夕口號遺疏辭意俱盡一
字不錯如非有定力之人其不迷於奄奄之域亦何

能若是耶我以年垂七十之人一自哭君之後益無
人世之念晝而思夜而夢忽忽度日以此氣力幾何
不隨君而長逝耶然則泉下相從之樂可以無窮期
矣言有盡而情不可窮一盃永訣長慟欲絕嗚呼痛
哉

曹漢英

嗚呼勿能而至於斯四十二年如夢而非名一何長
命一何促皎者易缺其理則感念君平生通蔽相妨
名家白眉少年揚庭榮進素定天曹玉堂聲華籍甚
一時皆傾風擺紫荊魂飛玉局顧影自傷餘生何樂

斷意榮途浩然歸山讀書求志若將終身迹名愈盛
辭爵愈嬰天書翩翩屢下柴局一甫而退在禮則然
暫入都門二豎告纏命矣斯人而有斯疾天亦何心
奪之斯速搢紳相吊士林錯莫况我恒奇與人寡合
伯仲之間墳麓相得四年于今一哭二哭青山何處
次第埋玉感念疇昔情何可忍聊陳薄具操文以饒
期公莫我我來公莫人生脩短一何相舛強病來酌
有淚如隕嗚呼哀哉

李廷夔

天以一理賦於人而愚智賢不肖異焉者以其所稟

青鶴齋集卷之六
三
之氣有清有濁也同稟是氣之清而亦不能有聞於道終歸於下流者以其所立之志不固也既得其氣之清又固其志之立則其於造聖賢之域有何難哉故君子不貴其理之同得而貴其得氣之清不貴其氣之清而貴其志之立求若人於今之世惟君可以當之君上於世祿之家長於為養之養妙歲釋褐歷敷華顯其詩酒風流清通簡貴之習乃其得之家庭而一世之所歆艷者也此足以行此身而處此世未必不為第一流也君乃不然一朝絕嗜欲辭爵祿杜門却掃盡取古聖賢書晝讀夜誦孜孜矻矻忘寢與

食羣言之要纂而記之深奧之妙嘿而會之不數年而其言論容止粹然無雜實非前日李學士矣以聰慧敏妙之才加人一已百之功其於性情之精微禮家之儀文無不貫穿羅列燭照數計雖當世老師宿儒亦或莫之先也嗚呼儒者功夫終身之事也雖生長草野無他利誘自少至老專意學問者猶不能有所得終未免為庸常之歸矣今君之下手於茲事未滿十年何其造詣之深若是之速也茲豈非得天地精粹之氣有刻苦奮發之志而然耶茲以神明內映英聞外彰朝野士夫莫不艷稱咨嗟遣子弟受學山

林碩老亦且欲禮質疑讓其一頭至於 經幄左右
之臣交口稱道咸曰必置某人於吾君之側國事乃
可為也 上眷日隆異恩荐疊君雖撝謙益固終不
肯進一步而士友之想望實不淺淺矣天何遽使君
終止於斯耶嗚呼痛矣仁壽之理其或有舛耶抑得
氣之清者或不得其壽耶臨絕一疏惓惓於憂愛之
誠辭意懇至有足感動人者自古先正之遺疏者何
限而語意之精緊文字之不錯未有若是者亦豈非
精粹之氣虛靈之體不以疾病之危篤而有所沈昧
也耶古人所謂國家可惜人者正為今日道也嗚呼

痛哉嗚呼痛哉抑又思之今日痛惜之情自親舊言
之也自世人觀之也其於君有何損焉若使君壽享
期頤位致卿相極富貴之樂其所得於生前可傳於
身後者豈有若是之富也視彼享壽富之樂身死而
名滅與草木同腐者君不可謂天且窮矣君固已知
其如此必不為恨於冥冥而如余之知此義者亦不
敢以君之窮且天為悲也顧余薄劣遭此坎壈屏處
江郊今五年矣加以親朋零落於數年之中伯氏湖
翁帝老沂相皆不在世矣惟以君年富強康休官處
閑優游餘年為幸頃年君在洛下有筵臣白於 上

者恐有縻繫之患蒼皇出城乘夜渡江訪余於廣陵
之精舍仍留數十餘日有蘓坡卜居之計又幸有朝
夕杖屨之後而事不如意移寓於伯氏維揚之鄉庄
猶以隔江莽蒼不得源源為恨豈意今日永隔幽明
耶嗚呼痛哉今又失君余將疇依事有所可疑於何
質問身有所過失誰復箴規踽踽涼涼形影相吊益
復無意於人世也余年今將六十矣餘日無多疾病
侵尋幾何有生之樂幾何悲君之亡乎死而有知地
下從游之樂其期亦不遠矣臨壙一訣情所不已強
疾百里來奠一酌諒此衷悃庶幾歆格嗚呼哀哉

金壽興

嗚呼兄之長逝倏已三禩我懷之悲曷有其已先人
有言異姓兄弟弟之於兄則有斯契若水之義三世
于今兄之天質美瓊潭金廊廟之珍迥絕纖瑕精神
滿腹發為文華居然透悟自有真樂舒卷自如何適
非適揚山之野樂此屏居一室蕭然左畜右書雅志
雖確盛名難遏俄被 寵命晉長絰幄 天眷既隆
士林拭目暫入春明仰承德意進退綽綽惟義是視
昔我苦塊忽嬰奇疾兄來問我竟阻清覲曾未幾何
兄病已劇沉淹浹月底庶幾勿藥那知一日奄忽不淑

病中驚起長慟欲絕遺音莫及千古永訣遽我制畢
自分廢疾一哭無由心焉如結日月滔滔墓草已宿
追思疇曩痛填胸臆嗚呼以弟昏矇得兄為友倚床
之直不翅耐久相期歲寒願言同歸杖屨追游晚計
郊扉萬事已矣我洋絕絃末路偃偃誰與周旋今來
哭兄舊家依然開門恍惚但見靈筵我心如割我淚
如泉欲叙衷情語不成說一酌醇兄靈其歆格嗚呼
哀哉

金壽恒

嗚呼兄之去世今已再閱暮矣陰陽推歿鎖燧改移

其間人事之嬗變又不知其幾而顧吾之深哀至慟
結於中心者愈久而愈不斐琅然金玉之音皎然鸞
鵠之姿常如入吾耳而接吾目蓋無時而不思所謂
日遠日忘者豈古人之我欺束縛簪紳有入無出則
兄之勇退之風誰可追也沉酣羶豢醉生夢死則兄
之介潔之操安可希也翻雲覆雨世態百變孰如兄
之愛人信友一死生而去毛皮也蔑禮侮正俗論日
勝孰如兄之好善樂道出誠心而忘渴飢也吾所以
痛之彌切思之不已者為世道為斯文夫豈直為吾
私也惟兄生稟絕異之資家承積德之遺藹手若芳

蘭之茁芽也烟乎若良玉之無疵也蒐墳典為園籟
摘科第若領鬢循是而進平步雲霄赤幟騷壇亦可
不勞而優為孰知兄之超然獨悟景軒冕若唾涕以
孰知兄之一洗綺紈之習攻苦食淡蕭然若一布韋
也方兄之翱翔於木天之上清名華問世莫不推讓
而一王其所就之遠則未之或期洎兄之蟬蛻於埃壙
之外高標逸軌世莫不欽聳而至其所存之深則未
之或窺逮兄之委身斯學一變至道則闇然日章之
實自有不可掩者一世之人無不翕然稱服而至其
所樂之專則雖號親愛兄者亦或未之盡知蓋由兄

之天資近道亦識出倫故能妙契聖賢之旨自方寸
而得師是固在古而罕儔豈今人之所庶幾諸老先
生無不折軫行與交托以吾道之重而新進後生仰
為型範幸其有所歸依兄亦屏絕外慕早夜孳孳堅
持勇往期以極高明而盡精微以其所已就者而觀
之亦足以警俗而範時如使假兄之年究兄之志則
出而格王澤民可以配事功於臯夔退而立言垂訓
可以接淵源於洛伊眼目所窮脚力所到吾知其未
可涯也胡然一疾遽至於斯壽不及中身位不過賜
緋之才之學未能造其極而大其施彼獨何人色然

而鍾鼎饗餐而期頤倘所謂天者不可謀而理者不可推耶惟其不泯之精神與皓月而並輝留照於太極之亭靜觀之池徒使山翁野老撫迹而掩涕興感而齋咨千秋萬歲必有得兄之心事而三復遺詩者矣嗚呼痛哉我之於兄通家之交三世于茲實有弟兄之誼而又申之以潘楊之好我婦兄女兄甥我兄情分之篤由是而益彌矣然其所相與而相期者固不在此貴在勗之以道義照之以肝脾極其綢繆則如膠於漆同其唱和則若填於篋雖華槁靜躁之或殊淡然一心靡有磷緇兄則天放而優游弟則乾沒

而奔馳不翅壤虫與黃鵠未嘗不近清芬而忸怩我竊虛名冥升不止兄以書來必先之以戒悞緇之以箴規又嘗勉之以學問必欲致我於至善之地俾免為小人之歸雖我之志不立而才不逮不能副兄之厚責而然其服膺嘉訓顧何日而忘之昔我之創鉅也兄每憂其不能扶持諷我以順變戒我以毀危崇謂冥然餘喘尚此苟全而兄乃棄我而先萎耶我之仕於仕久矣孤露以來益思遂其初衣兄既卜等於芝洞之中我亦亦田於兔溪之湄庶幾尋分山之宿約指暮景而相隨兄雖羸弱善病謂其靜養有年保

攝得宜自可享清福而踰艾者是何平昔之所期盡
歸謬盤而脩短之大數終有不可違者耶嗚呼痛哉
兄之逝也我方守制聖室殮不得憑棺而一慟寔不
得臨穴而水滸寢門之淚無地可揮祥期奄周將撤
靈帷回思舊游已而已而豈無友朋知我者稀誰
我愚誰質我疑踽踽危途逝將依誰此清醑微此
蕪詞言不盡情哭有餘悲相感者存庶歆一危嗚呼
痛哉

南龍翼

惟靈賢相之孫名卿為父受氣清明無一塵垢家庭

濡染詩書天工高華秀麗方駕嘉隆早冠上庠旋發
遠軻灼然玉舉平步而進秉以史筆盛以玉堂貯之
蓬山授之天郎中書臺閣雲路方闢公猶戒盈有所
不樂乃乞郡章撫摩疲氓乃返鄉廬誘掖後生輟去
小技壯夫所恥游瀛泝洛以窮沫泗上逮義經禮說
樂書俱收通鑑朝夕與居肉不知味探之贖之膏以
繼晷澆之食之默契妙解其進駸駸先輩儒賢折行
會心徵書屢降秉志彌篤有白于王王乃寵擢擢
之伊何長於經帷將畀曹廷無輔明禹公尤踈踏
辭不受命乍入城闈重罹疾病歸心如水平轉輾在床

虛羸損削藥餌迷方精華尚存謂天扶祐天高鬼惡
殲我良友一封遺疏憂國至誠丁寧治命願埋先塋
別其貽賙 宸心之盡哭者涕泗士林之惜家無餘
篋衾不掩身於生於死可見其人嗚呼哀哉念昔
龍同騎竹馬挾冊追游閔子門下中間離合仍作雲
龍詞壇酒壚到底相從禁直連枕湖堂共泛情均弟
昆世比張范時時惻切我每畏君君今已矣過後誰
聞嗚呼哀哉念昔芝洞清坐相對有書論前有屢滿
外脫粟不厭簞瓢屢空充然自得樂在餒中勗我收
心必蹈實地勸我斂迹毋近名利歸來服膺數日厚

顏君今已矣誰與分山嗚呼哀哉峻潔之操博雅之
識絕特之才超詣之學明剴之論清癯之容何處得
來何日重逢玉樹埋土那得不慟靈殯會此頻入我
夢嗚呼哀哉君年雖短君名必長江河不廢在君何
傷憐我張張獨立無伴笛何堪聞絃後此斷蕭條暮
歲觸目摧傷薄具永訣靈可舉觴嗚呼哀哉

李端夏

嗚呼痛哉公之賢而止於斯耶公才絕倫魁司馬決
大科弱齡平步青雲歷遍華貫視一代名流為最年
踰三十便有退休之志在縻郡綬仍屏田廬視青紫

如浮雲嗜義理如芻豢十年堅卧沓召不起 恩擢
之命降於彙征之日而公猶不動今春 車駕幸溫
公黽勉入都欲一祇謝祇送而歸則公已病矣病殆
三四朔身無點肌精神不少錯臨絕口號遺疏溘然
而逝非有實得於平素而能如是乎公以文章世家
早嗣其躅以華藻名于世又生長膏華不習苦淡而
乃能回頭轉腦味衆人之所不味不以貧窶動其心
進取易其操直向聖賢門庭作家計而終其身斯誠
古今之所罕觀也余先君與公先冢宰文苑之契最
深兩家子弟情猶親懿顧余不肖夙嬰疹疾孤露顛

連瀕于危死公為惻然而拯濟之晚竊科第猥叨通
列則公已退歸出入風議恨莫與同而余病未快瘳
難久從仕每思還稅鄉居親近書冊有所疑晦就公
証訂而此計未遂公遽下世今焉已矣痛哉痛哉前
秋之夜與公並枕于公之堂從之家試叩所存則天
人性命微妙幽深貫穿融會橫說豎說有若源泉之
混混不竭余聽之不覺屈膝何止刮目噫抱負如此
而不能復試於世此豈獨余之私痛實國人公共之
痛也余今乞暇歸掃先塋公觀之發將不得相送一
杯來哭千古永訣嗚呼痛哉

朴世采

嗚呼惟昔沙翁為國之損名冠士林文主齊盟太宰承之寔典寔刑有光前人公乃挺生粲粲九苞皎皎明月德孚于祥才無不達端方耿介敏妙英發少而穎脫長益度越迨振詩聲以魁童甫繼鳴大庭遂盛玉署登瀛之選世稱華膺豈無髦俊殆莫為伍時維孝考勵精至治法筵晝敞講燭宵熾公在其間執經論思爰暨儒賢實與共事一堂慶會萬古昌期遺弓纏痛末路多歧始思退休間借郡麾左右書詩沿泝闕伊口誦手抄精探深儲仕優而學謂獲厥居然茲

眷眷寸忱尚朱祧廟有議故事有疏矧其樞機君臣道否導達繡緋寅協以底不恤煩言惟補當宸屬值推薦謙若愧恥一劍兩段浩然東歸齋名靜觀谷曰靈芝謝彼外慕樂我初衣曾是藜羹不羨齧肥間居進學專精致志周邵二書理數之萃神會心融幾得其粹進修之嚴性命之邃縷析毫差務領體要寤寐聖哲芻豢道妙禮以處事義以厲操亦有搢衣不倦教詔令聞孔彰旋招載塗同聲必應大事將畱既加褒秩仍資嘉謨公時寢疾少愈則趨道或難行義可暨伸 聖心虛佇寵命方新誰知一出罔祐明神疾

勢復興危厲日臻所賴素養精識不替上念納忠遺
表是揭次惟正終趣返舊第全而歸之無愧曾路鳴
呼哀哉嗟余與公生歲少差每記童孺拍肩相隨甲
乙之際天篤降威兩家孤露血泣無晷猥追先美並
游詞場左右提挈上下激昂公才出羣雲翮先翔余
行擿埴澤龜繼歲會合雖稀衷腸非阻爾來數載幸
續前緒情即兄弟義蓋朋侶東岡西湖只欠異所中
間尺疏發必累牘而余鄙率輒效規督抑公謙虛不
自滿足時當感憤事有商確靡言不契見期彌全共
勉斯文庶保百年念昨再訪有蘊莫宣及聞疾間適

返牛川身未申候書未略說抱此闇黯以至永訣痛
懷徒結病腸幾絕最公平生晝夜理晰今觀大化寧
所深悶惟未卒學是為私恨五氣精一不長者分順
受其正宅又奚問靈輻將發往即幽堂儀形已闕諱
劇孰張臨風一慟涕流浪浪不昧者存倘歆淺觴嗚
呼哀哉

李敏叙

嗚呼人亦有言必論資地公卿之世輔以才智待此
游仕鮮不如志卓乎吾友人趨我棄富貴沉酣不足
為有山澤枯朽亦多不偶如子辭榮世實罕覩凡物

之精散於衆妙聰明之士一見乃了人之生世其久
幾何曷若從好其名不磨惟垂於時乃見清士先人
之故弱冠識子中間濶焉靜躁異轍懷仰高風曷不
日月余自南來子已違疾天意難知善人無祿憶君
在峽扁舟迎我同床共寢我唱君和子死何悲其存
者長子無我尤庶歆此觴嗚呼哀哉

柳尚運

惟我外王父鳳洲公暨王相國月沙老先生而質之
粹而意之閔于吾兄一人之身而鍾其精英肆其鴈
塔之魁龍門之蹕而不足以為其名湖堂之選玉署

之長而不足以為其榮唯是跼花磚之武而考槃於
寂莫之濱者方可以葆其幽貞拳騷壇之擘而潛心
於堯九之窩者方可以標其高情禮家之奧義綜錯
不翅如竒章僻語之不可句者見解其蹊程理氣之
微旨玄遠若所謂太極啓蒙之所難闡者超詣其戶
庭至如石室山前慟哭迴一句諷之令人有蹈東海
意思其末節高韻迥與秋霜競其凜烈日爭其晶玉
樓之氣冰壺之精要之匪塵穢中浮游假合之形空
餘靈芝舊洞片月長明池面清光非吾兄也耶嗚呼
哀哉病能死其軀而不能亾其精惟其屬續之際從

容於啓體繾綣於愛君者有足以見素履於生平嗚呼哀哉弟之於兄有骨肉之情兼師生之義而既不能親視含斂又不能哭臨幽塋數行之侑尊杯之薦庶幾鑒余之衷誠嗚呼哀哉

挽詞

領府事李景奭

名門子弟復高名早卜幽居不慕榮才近王楊稱俊逸學尊瀛洛積功程清漳一疾緣明主尺疏孤忠出至誠忍忘湖堂珍重問哀詞難盡老夫情

領議政鄭太和

白玉天姿羨青雲步武平一時專雅望三代盛文名

自恨騰揚早能將去就輕筆瓢還有樂簪笏已無情心結鴛原慟身諱鳳沼榮不緣偏寵渥那復入京城太瘦年非老添傷病已嬰沉綿仍杜牖遷擢又西清內藥分珍貴殊恩荷聖明蘭芽猶未長槐夢遽先驚訃聞傳遺疏人乍見至誠公私俱痛惜題挽淚沾纓

哭 靜觀齋自題

友人宋時烈

去歲城東夜商量大學時微言洙泗絕茲事古今疑提耳皆名理未書每警瘕牙絃從此斷幽抱更於誰判府事鄭致和

青巖齋集卷之六
年來恬退寄田廬念絕名途久索居終守一生清苦
節獨著千古聖賢書纔聞殊渥分珍藥俄報遺臺上
玉除三世論文情最篤祖程邦忍送靈車

吏曹判書趙復陽

聰明氣質潔清姿獨抱遺經謝世羈顏巷春風貧亦
樂茂陵秋兩病仍羸斯人不祿天何意吾道無依古
所悲淹識微言那復得吟來絕筆淚千絲

又

湖翁死別幾經年尚幸名家有惠連奚但深情相引
重庶將斯道共周旋英才不世今何處奇志空埋更

可憐末路知音磨滅盡白頭長慟叩蒼天

禮曹判書朴長遠

焚章學士碧山居奕世仙曹織女車雲路早騰金騶
馮水壺秋貯玉蟾餘病來恩資多珍劑歿後遺章即
諫書最是餘生偏感涕素琴絃斷意何如

又

早游門館識仙才滿地青雲閭闔開一蹴方趨聖域
去六丁難挽病軀回歿而不朽寧論天士未相知亦
盡哀草宿鴿原又歸櫬黃壚空記勸酬杯

兵曹判書洪重普

明徵理錯儘難推誰謂吾君遷至斯間氣鍾來天有意哲人殲去鬼無知平生素志陳編在不盡丹忠尺疏遺湖友孤墳纔宿草忍將餘淚送靈輻

刑曹判書鄭知和

淵源舊學本家傳雅望先朝侍講筵勇退急流名益重貧居陋巷志彌堅宸恩欲報嗟多病天理難諱不假年四載哭君兄弟盡獨吟遺表淚傾泉

判尹趙珩

斯文不喪有斯人早脫簪纓味道真探賸未終收正氣不歸河嶽定星辰

又

英才透處了無疑瀛洛遺言細細推霽月光風深得旨這中真意有誰知

又

風姿皎潔玉無磷心內都消一點塵餘事文章亦殊絕剩將真曲播陽春

又

芝山愁碧綠蘿垂悵悵如今祇有基寂莫虛池明月照可堪重詠夢中詞

戶曹判書金佐明

橋南前夏訪車潤幾年強刻苦功夫得清羸疾病將
歡然道舊話念之不能忘家祭違牽緋題詞涕自滂

工曹判書閔昂重

青蒿玉樹最相憐生世登朝共一年每憶橫經聯步
緩幾欲投絃著鞭先春風沂浴人誰與白日蘭摧理
豈然已了死生君不吟空教吾黨怨蒼天

行大司諫姜栢年

儻來渾外物達去矧如斯大夢蘧蘧覺傍人嗷嗷悲
生涯等郊島心事學顏思遺一墨猶濕函歸鳳池

又

青山寂無語流水逝如斯公有淵明挽吾含秦失悲
來生不可卜往事忍追思最是依依夢浮萍閣畔池

開城留守洪處亮

清名雅望重當時謝病歸田十口飢王伯辨來言若
湧聰明透處事無疑壽惟天必年何爾才不誰如位
止斯未有於身應在後公卿遺與二郎為

又

人以冰壺清徹底句傳明月照虛池歸雲逝水俱難
住不用傷神適去時

京畿監司曹漢英

但序暖將暮玄陰塞天地漂瀟霜雪繁蕪沒蒼蕪萎
 幽人獨不怡默感消長理眷言懷我友惻愴歸蒿里
 謝庭玉樹芳商廟瑚璉羨天亦愛是寶塵寰寧久寄
 煌煌白玉樓上帝催作記頡頏飛霞佩趨蹌香案侍
 俯視納麓中頭白餘涕泗曾從季孟間左右執鞭珥
 人事慘至今墓草枯已四文雅宛漢中流水待鍾子
 鴻鴈着行過再哭一彈指平生滿尊酒不復東村醉
 青雲豈重甬不朽自有事斯人不可得百年吾已矣
 依然屋梁月宛爾篋中字神期倘不磨九泉猶在彼

前叅判李廷瓊

天賦斯人若有為士林方切斗山期居常閉戶飛騰
 氣體不勝衣玉雪姿年假豈論今日就手編猶作後
 來師最憐臨絕其言善紫極徒深 聖主悲

又

不是京華真可戀洛中爭喜小車來息肩一謝惟從
 義病試千方竟莫面儕友疵瑕誰復矻後生蒙蔽孰
 能開扁舟石室重尋約千古空成不盡哀

兵曹叅判南龍翼

更將何淚哭吾君濕盡今朝侑祭文瀛洛羣書猶在
 案芝蘭一室尚餘薰嵇孤扶杖郝堪對杞婦崩城不

忍聞只是多情雙樹月長留顏色照河汾

承旨朴世堅

奕世魁英不乏賢珪璋美質更溫然調高白雪真驚俗路澗青雲早着鞭剴切幾瞻持諫筆揄揚常許侍經筵約身田畝休官日苦志河汾講道年軒冕倘來寧復累簞瓢樂處却能全留書滿架窮探曠藥餌閑心愛靜便竊喜九重新簡擢何言二豎竟纏綿丹誠報主空遺札素業傳家只舊氈獨有芬芳留後代莫將脩短問皇天連枝寶樹凋零盡俛仰邇堪閱逝川

吏曹叅議金萬基

利網千重縛平朝一氣微衆人皆陷溺聖訓孰家歸求志遺榮早如公在古稀蜩鳩空悵望丹鳳九霄飛

又

脫畧芬華盡清明與道偕馳閑成野筭主靜揭書齋趙孟元非貴相如信類能唯應溪上月留取照襟懷

又

嘆薜揚山下清風激懦頑抽身簪組外游意簡編間大老頻推轂金華待引班確然終不易惟願乞身閑

又

昔賢多天闕神理竟難推命矣逾時疾備然絕筆詩

斯文闕厄運沉痛匪吾私遺表主君切長令志士悲

前應教李端夏

結髮從游到白顛中年行止判愚賢
桎梏違祿仕何為者勇退田廬自卓然
元祐完名少無已清平遊迹類
資玄存此日悲無報假步山肩又却旋

前正郎申景

讀來遺疏倍含悲一字還教一涕隨
雅操久無當世志孤忠猶許
聖君知浮生草草成千古
冥路茫茫杳後期景是九重恩
賜意更從何處答殊私

副修撰金萬重

瓊瑤玉珮韻鏗鏘七葉黼黻盛文章
藝苑世業光焜煌追逐班馬共顛顛
蘭臺玉署天中央萬夫奔走起
且僵中途勒回千里韉揚山之麓
芝溪陽黃鸝一舉知圓方斤鷄蓬
蒿安可望問津瀛洛思塞寰天根月
窟窮渺蒞金華旭日講虞唐
經幄無人聖情傷君民憂愛臣敢忘
日月何短意何長顏淵三十孔道明
要有不與身俱亡鬱彼佳城公所歲
月墮清窓秋餘光已矣濁世非公鄉
想見騎麟下大荒

翰林趙師錫

玉雪清標迥出倫風塵那復有斯人
十年鑿掖承恩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十六終
早半世立園屬望新學期閑閑渾義理詩傳江鮑尚
精神空餘芝洞虛池月臨絕詞悲倍濕巾

靜觀齋先生集卷之十六終

右靜觀齋先生集十六卷既
錄梓可行於世泳安謂觀先
生集當以三格求之先生少
時所著述詩多而文少考其
詩有鏗然之音超然之氣乃
天分然也聞當時瀛館諸公

青崖集卷之五
號能詩者皆服其才調以為
莫及云此一格也迨其壯歲
遺榮一意求道則其為詩文
又不翅一變詩固罕作作必
形容理妙陶寫性靈文無矜
持唯以達意為主纖悉曲盡

如當面說話其所發明多矣
非苟為藝而已此又一格也
乃先生之志則又有不心此
者不以其所已能者自喜而
方益求其所以未至故凡平生
所為詩文未嘗自護惜雖長

書累千言往之操筆立寫無甚點檢而亦不藏去草本蓋觀其自立言傳後猶有所更覲焉惜哉天不假年也其粹為是集者大抵多先生卒後嗣子喜朝之所訪得非先生

自以為可傳而傳者也今味其言亦可知其所自期者遠矣此又文字外一格也夫人有一藝高世自足千古况乎歛華就實不為空言者乎况乎日進未已其志不可量者

青卷一
乎卽先生之不自以為可傳者是乃所以益可傳也若其出處之義學問所詣泳後生何敢妄論雖然古人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觀是集而知以三格求之則

亦庶乎其知先生矣喜朝氏謂泳嘗辱先生教誨使泳亦得書於簡末

壬戌十月朔日門人錦城林泳謹識

余與靜觀公世誼交契特甚厚
而公不幸先亡至今十有四年
遺集尚未行蓋公之行業已著
於斯文之章特其餘事固有
不足稱者然觀於此亦可以知公
之梗槩則豈可使泯之而無傳

也耶去年夏余受北臬之命
公之胤子喜朝氏以公之詩文
若干卷泣以屬余曰願得剞劂
以壽其傳余既痛公早歿且惜
其文章之不傳也乃於視篆之
初先取詩篇八梓第以時誄

輟役已又殫力僥功繼刊文稿以
訖其工余於此庶可以少塞後
死之責矣喜朝氏又謂余宜
有一言以識之噫公之行業蓋
不待文章而已顯其文章亦不
待序跋而可傳則以余管窺之

見豈敢妄有所稱道哉然以草
草數語贅於卷後者蓋欲托
名其間以遂附驥之願亦以叙平昔
游從之好今日候行之意云爾

壬戌仲秋 坡平尹趾善識

